

新動向

第二卷
第十期



雲南西南區建設的途徑

要 德國侵略與英法政策(一)

華中中日通貨戰的檢討

目 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

記蔡威廉女士

張鳳歧

蔡滌生

山崎靖純著
鄭克倫譯

胡體乾

沈從文

二十八年
六月卅一日出版

新動向半月刊

目次

第二卷 第十期 目錄
二八年六月三十一日出版

雲南西南區建設的途徑

張鳳岐

德國侵略與英法政策(一)

蔡滌生

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

胡體乾

華中中日通貨戰的檢討

山崎靖純著
鄭克倫譯

記蔡威廉女士

沈從文

列強空軍與我國空防問題(三)

葛世昌

國際風雲

家驥譯

歐洲的危機與日本

益田幸彦著
惠之譯

美國外交政策的真諦

E. Lindley著
顧儀譯

美國外交政策的內幕

H. Agar著
顧儀譯

無聲無嗅的日本天皇

John Gunther著
周莘農譯

送出征將士(歌曲)

塞克作詞
綠汀作曲

棄文就武(漫畫)

淺予

雲南西南區建設的途徑

張鳳岐

一 西南區的對外關係

西南邊疆的建設，是一個國家問題。中國抗戰建國的支持點，今日集中於西北，西南，這是一樁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現在國家的力量，無論人力和物力，均向這昔日視為邊徼的中國西部移動，此與十九世紀美國建設西部的動向，正復相同。我國歷代對邊疆藩屬，根本無國策可言；有之也僅限於錫勒世封，要不外一種羈縻手段而已；對於邊疆省份，也僅適為呼應。假使邊省開發，稍有成效，要不外一省人力物力的努力，並未集中全國力量以赴之，東北四省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建設未嘗不努力，尤其鐵路發展與人口移殖，均有很大的進步，但因無國家力量為最後支持，致演滯陽之變。「九一八」後國民政府重視西北的開發，當時國人狂呼西北建設，幾致忘却中國尚有廣袤沃饒而未開發的西南。中原人士心目中的西南，是一個「四川亂，貴州貧，雲南遠」的現象。總理在實業計劃中已經清楚的具體的指出「西南鐵道網」計劃來，可惜較近十年來國人的遠大眼光不夠，基本的國防區域著不先事經營，儘管在外人軍事勢力圈內的沿海沿江作大興土木的建築。其實 蔣委員長在黃埔軍校時代就指出中國對外戰爭須放棄沿海區域。惟負建設責任的人們，沒有了解這國防的地理基礎。殊為遺憾！舉一個例吧，假若滇緬鐵路在抗戰前五年興工，那不是和現在粵漢鐵路一樣地盡了抗戰的效能嗎？我提出這段感觸，倒不是坐嘆過去，而是再喚起國人的注意；今後的西南邊疆建設，是國家復興的長治久安的大計，而不是抗戰過程中一時權宜的玩意兒。我們所有這基本認識，才不致遇外力侵入時，又作臨時應付的辦法。若能本此基本認識做法，把廣袤的西南邊疆開發起來，把國防基礎建設在西南，則建國的成就，決不啻於五年計劃成功後的獲勝。

近三十年來，中國西南的對外關係，若英俄之於西藏，英法之於滇桂粵，還形成一個具有世界政治意味的角逐區域。但國際局勢，並非永久不變。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後，英聯已不再作角逐西藏的勾當；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以後，英法均是九國公約簽約人，中國西南邊省已非英法逐鹿的對象。反之，因日本大陸政策的膨漲，及南進海洋政策的開始，亞洲南部具有殖民地的國家，若英屬印度緬甸，法屬安南，美屬菲律賓，均感共同敵人的國防威脅，在遠東關係上逐漸已形成政治上軍事上利害相共的局勢。此局勢與中國抗建國策相符合，頗利於中國西南建設的發展，實無疑義。在西亞有重大權益與殖民地英法，與中國開發西南的政策相同，因此，總理理想中的西南國際交通線的興築，得很速的進展，在精神與物質技術上，獲得英法政府的援助。這真是中國西南開發的千載一時的良機。但是敵國日本並未有疏忽這南亞地帶的勢力的培養。她佔領海南島，是對英法美海戰的軍事準備。她沒有忽略外交活動。日退近幾年來國交異常親洽，日本計劃中的克拉克運河的興修，所謂的亞洲民族自決的煽動，安南境內日本特務工作的銳進，緬人數月前反英排華的運動，以及日本商務在南海的擴張；這都是日本南進海洋政策的工作。日本特務工作人員煽動緬甸人說：日開亡了中國後，就要扶助緬人脫離英國統治；緬甸幫助中國運輸軍火，日本飛機要來轟炸緬甸。做這類的宣傳，再加上金錢上的收買和賄賂，並不是完全無效果的。根據外交局勢言，可見中國建設西南，要與英法打成一片，而以日本為外圍阻力的最大勢力。說到這兒，我們無庸否認日暹關係近幾年來的密切。一九三三年國聯表決否認「滿洲國」時，四十二個會員國中，暹羅放棄表決權，申暹國交惡化可以想見。此後愈來愈壞。但我們有二點值得注意：（一）暹羅自一九三二年革命後，政權雖在親日派手中，英法勢力立衰；但

自東京宣佈「東亞新秩序」後，繼之以佔領海南島，暹羅當局恍然大悟親日的危險，她的外交政策已立刻轉變，最近暹外長發表聲明，宣佈暹羅採中立政策，可以覆按。耿德說：「中日戰爭和日本在亞洲東南勢力的擴張，很顯明地成爲暹羅的一個嚴重問題，暹羅是具有介乎緬甸和新加坡戰略的據點的地位。暹羅不敢得罪日本，其原因在此。因此，暹羅的政策是多邊的——恐懼日本侵略而又想討好日本。」（註一）（二）暹羅人口一千餘萬中，華族血統佔四百萬，現在彼邦當局雖排華，血統上總與中國淵源最深。只要中國抗建成功，中暹關係，在本質上，不難增進。這是談到中國建設西南，對於國際關係應努力的途徑。雲南與英屬緬甸，法屬安南，領地毗連；即與暹羅距離也相近（滇暹雖未接壤）。由車里縣所屬的大猛籠，或由佛海縣所屬的打洛口，以通暹羅的景邁（Chiemai-Zimne）僅馬站六日程，再火車旅棧兩日即達暹京曼谷。因滇暹地理距離上很近，而日暹邦交又是過去這樣的膠合，所以值得提出中暹邦交的未來展望，以示開發雲南西南部的國際基本認識。

一一 開發西南區的精神要素

建設滇省西南，是建設新雲南的一部份；而建設雲南，又是建設中國西南邊疆的一部份。在抗戰建國期中，建設雲南的西南區，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意義：一是處女地的經濟開發，尤其是天然礦產的開發，足爲國家資源及國防基本建設的大助。二是國際交通線的打通，這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建設，而且是中國對東亞對世界的一大貢獻。自「七七」抗戰以來，滇兩方面的發展，在中央與雲南政府分頭努力之下，已有顯著的進展。我前節說建設中國西南邊疆是一個國家問題。立論的用意是說有些事非一省全力所能舉辦，或非短期所能收效者，就由國家力量來發展，例如興建鐵路是國家事業，因雲南的財力無法担当；又如境內民族啓迪事業，包括邊疆民族教育，邊疆民族文化工作，均非短期三五年可望收效，也非全國統籌一貫的民族團結方案不爲功，自應由中央教育部策動。現在緞民鐵路，滇緬鐵路由交通部主

持，而雲南政府協助一切，雲南人力貢獻一切。即是本此原則進行，亟爲合理。又如雲南教育廳發展邊地教育，省立邊地小學，簡易師範學校的大量設立，即是啓迪邊地民族文化的工作，而經費則大部來自教育部，也是上述原則的應用。然則經濟事業如何分途發展呢？大概屬於國防有關的基本工業礦業，屬諸國家，此爲各國通例。惟雲南政府民間私人已經營有年，或著有成效的經濟性質的企業，則由原經營者負責發展。邊疆開發，是一大事業，處處需人需才，所以國家對各級政府及私人發展的企業，尤其已有成效的企業，實有鼓勵扶助的必要。各級政府對私人企業，亦以持這樣態度，才更能刺激社會創造新事業，增加國家力量的動力。

開發西南區，其意義實不啻創造新天地，在在需要廣大衆多的人力，物力，與組織力。我國最缺乏組織力，也缺乏技術人才和幹部人才，因爲技術和幹部人才，我國社會沒有盡最大努力，多量的培養，和好意的扶助。因此，舉辦新事業，便感人才不敷之苦。而且由中國近代史上國家經營的事業，因爲官衙辦公，結果大失敗，國營招商局的痛史，便是一例。開發邊疆，是創造性的事業。要有現代思想，國家觀念，科學技術，和強健體魄，堅苦毅力的人物，才能經久而不緩，不爲利祿所動心。十九世紀中英人克萊武（Lord Clive）經營東印度公司，披荊斬棘，卒抵於成。把印度變爲英帝國的領土。這是一大批英國殖民熱的青年幹出來。探險，殖民，開發是他們終身的事業，父死子繼的傳下來。英國爲日不沒之國的精神在乎此。又看看我們敵國的朝野三十年來侵略東四省的經歷。南滿株式會社是大本營，會社裏的人物是第一流的事業家，他們比我東北人更明白東北真況。又如西南邊疆的認識，我國人絕對不及英法人士。我國出版界能有如英人戴維斯（Major H. R. Davis）那樣的一本「雲南——印度與揚子江的聯絡線」名著發行嗎？今日我們要開發西南資源和充實國防，要有戴維斯那樣三十年前探險雲南的精神，要有南滿株式會社那樣經營東北的組織，也要有英人克萊武那樣的經營印度的毅力，才不會事業落到結果失敗的。這是關於開發雲南邊疆的精神要素。

三 雲南西南區的人口

雲南西南區域，是一塊素不被人重視的處女地，因此，大體上還保留原始型的自然和人事現象。就交通言，截至此刻止，昆明達思茅，普洱之間，還沒有一條汽車公路，連馬路都沒有（馬路約等於外國的 Highway）。其實由思茅南行，還有廣袤的十二版納（車里）、驛站都沒有，更談不到交通。就文化言，這區域的民族異常複雜，自原始人類野卡，到文化較高的傣人止，在數十種之多，穴居野處，刀耕火種，大體上是與現代文化絕緣的。就地形言，高山峽谷，瀾滄江，把邊江，元江橫貫其間，江流激湍。哀牢山，無量山縱貫其間，與滇中，滇西完全隔絕。中有拔海僅一千五百英尺的峽谷盆地的元江縣；也有拔海四五九零英尺的瀾滄稱「山縣」的瀾滄縣（鎮邊廳）。在瀾滄斷山脈蜿蜒南下的西南大峽谷區中，產生吞吃人類的熱帶惡性瘧蚊。現在思普區人口前後罹瘧病而死亡的不下數萬人。十年間的人口生亡率的比例約為六比一，多麼可驚！（註二）但就此區的資源論，則又美不勝收。最馳名的若普洱屬的佛海茶，景谷茶；磨黑井的鹽，按板井的鹽；車里的樟腦，穀產；瀾滄班洪轄地的爐房的銀（亞洲有數的銀產地，現為中英界務爭持的焦點，本屬中國）……均是開發已成功的。又就此區域的國防說，則瀾滄縣屬的峴崙渡，則係滇緬鐵路通緬境騰成的要道；山猛海縣屬的打洛口以通緬甸的景洞（孟良土司地），由車里以通暹羅的景邁，由元江縣水道以通越南的老街，均是中國與緬越的孔道。在對日抗戰上有着重要的國防意味。

雲南西南區，滇人俗稱迤南。又分下迤南與上迤南。下迤南為開遠，蒙自，箇舊，河口，建水，石屏，金平，馬關，文山，富州，廣南，峨山，邱北，瀘西，寧林諸縣；備於雲南東南部，此區有滇越鐵路縱貫其間。上迤南則備於西南：包括元江，新平，峨山，墨江，普洱，思普，瀾滄，雙江，緬甯，景谷，景東，車里，佛海，南嶠，江城，鎮越，六順，臨江（設治局）諸縣。本文偏重於下迤南，即滇省西南部。西南區域，較迤東，迤西及滇中開化均最晚，過去均未開發

，而人口也最稀。「以雲南省內人口分佈之情形觀之：如由河口順元江劃一東南西北向之斜直線直達其發源地之蒙化，然後順漾濞而至維西，區分全省為東北高原與西南峽谷二大部：則此界線以東約佔全省總面積五分之三之土地中，共有八十三行政單位，人口九，一七三，九九一人；而此界線以西約佔全省五分之二土地中，僅有四十一行政單位，人口二，六五二，四九五。可知本省人口之分佈亦至不平均，而成爲東南稠西北稀之狀態。」（註三）

此區地理上的經緯度大約爲自東經九十八度半起至一百零二度半止；又北緯二十一度半起約至二十四度半止。

整個雲南面積爲十五萬方英里，而人口僅一一，八二七，四八六。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爲二十五人，在中國本部十八省中居第十六位，尤以西南思普區人口最少。雲南西南區人口稀少的主要原因，完全是地理上的阻礙。若果交通發展，則經濟繁榮，瘧疾滅滅，人口自然逐漸增加的。

四 西南區的經濟發展

雲南西南區域的經濟發展可能性極大。惟現況下的生產力尚未發達。將來開發有成，必能成爲雲南工業化的根據地，且可作爲對外貿易的資源的供給場所。本區最大的出產爲鹽，凡井鹽岩鹽產量之豐，大有取用不竭之概。自磨黑以至鎮越一帶，鹽產分佈甚廣，惟現係土法開採，尙未能製成精鹽；且運輸費鉅，遠銷尙有待。依磨黑井鹽價計，每百斤井鹽成本價格：薪本（歸屬灶戶）爲國幣一元六角五分，正稅（屬政府）爲一元七角五分；餉捐（屬政府）爲一元；賦稅（屬財政部鹽務稽核所）爲一角五分；公路捐爲三角；電工洞費爲四角。總計每百斤井鹽成本官價爲國幣五元二角五分。此爲民國二十五年作者調查的實價。每百斤鹽，馬駝運至墨江合運價國幣八元；至元江則合十一元。若運至昆明則運價在四十元以上。據此則鹽的發展端在改良製法與改進運輸兩點。將來若能自西南產鹽地，有公路鐵路可通，則精製的井鹽，可望銷售緬越，因緬甸亟乏井鹽，現以海鹽爲代替。

西南區的第二種特產，作為國際貿易商品的要算滇南的茶葉。思普區所產茶，分為方茶，圓茶，緊茶，磚茶，散茶，等數種。緊茶的大部份則運往緬甸，印度，山加倫華分銷前後藏，每年平均在五干担以上。磚茶一種，僅佛海製造，專運緬甸印度再轉銷前後藏，為量不多。又佛海所製出的方圓形的餅茶，多數銷往暹羅，緬甸，及香港重慶等處。散茶向來集屯思茅，經思茅茶商改製為方圓形茶餅，然後運至昆明再分銷各地，這即有名的「普洱茶」。依邦，易武兩地所製出者則概銷於河內所及思茅昆明。總上所述，僅佛海一縣的緊茶銷西藏的，每年約一萬担，價值國幣三十萬元。將來改良製法，發展銷路，健全茶莊組織，則滇茶不難闢出向國內國外推銷的途徑。雲南西南區第三種產業是棉業。雲南輸入外來的紗布，每年約價值國幣二千萬元。所以雲南發展棉業，絕對必需。惟雲南宜棉區域，尙待調查。適宜種棉的條件，相當的多。高溫，平壩，水利三個是最重要的因素，缺一不可。馮澤芳先生說：「雲南全省的地勢，是在中國地理上所謂一雲貴高原」，以一般情形言，都是高地。只有在沿河流的地方，比較為低。所以現今雲南產棉的地方，北部是沿金沙江，南部是沿滄江，瀾滄江，元江，南盤江，都與我海有關。」（註四）滄江，瀾滄江，元江流域，均在雲南西部及南部，故本區棉業發展，頗有希望。現思普邊區車里佛海一帶，阿卡人及其他山頭民族亦廣植草棉，尙有收穫，惟數量不鉅。雲南西南區第四種出產物是樟腦。產地在佛海，南嶠，頂真，猛阿，猛宋一帶。係由揮人以木蒸餾鍋中蒸熱汽化之，土法開採，三四人工作三四日僅得樟腦（冰片）四十四兩，價值國幣二兩。現總產量不及二百担。若改用科學方法，可望大量增加。雲南西南區第五種生產，是農業副產物的可能的發展。越南最適宜種植甘蔗，香蕉，檳榔，金雞納樹，咖啡，可可等植物。如十二版納（思普邊區）的蔗，大猛龍，猛板，依邦的檳榔，都是已經成功的農業副產物。森林是西南部的第六種經濟寶藏。在瀾滄二江分水嶺之間，有濃蔭蔽日的原始森林。現在本省正值修建鐵路的時候，需要無量的枕木，這些森林經調查後，可供建築之用。只以地居邊陲，交通不便，歷年來邊民

焚林種谷；又或係族焚林逐鹿，以致大好森林，付諸一炬。將來西南區鐵路或公路發展後，木材培養，可增加國家富源的助力。

本區鐵產，蘊蓄更富。最馳名於世界的，首推滇南的爐房銀廠，即清初石屏人吳尚賢開創的茂隆銀廠，早有成效。現茂隆廠遺棄鐵渣迄今尙能以每百斤價值英洋十元，售給緬甸。現此廠已成界務糾紛的區域，我方在力爭中，南段勘界事雖竣，然並未作最後決定。除班洪爐房銀廠外，尙有瀾滄江連屬的公雞廠銀廠及西盟銀廠，慕乃新廠等。公雞廠地質，與爐房新廠等處相同，為下古生代或震旦紀地層。廠地附近露出者，以石灰岩，板岩，千枚岩，砂岩，石英岩，雲母片岩最為發育，這是滇西常見的岩層。公雞廠礦質之優，不亞於爐房，每噸含銀二二，七六兩，較之國內唯一銀礦湖南水口山洗淨的礦砂，每噸僅含銀五兩或十兩，不啻霄壤之別。本區礦質極富，據實地考察思茅區地質的友人何培先生說：「思普邊一帶，車里，佛海，南嶠，瀾滄，鎮越各縣，平原遼闊，大部尙為荒原；而其各盆地，多數係花崗岩體所構成。花崗岩風化程度甚深，大部變為高嶺土，土層既厚，而肥沃。我國各大都市，伴廣州平原之主質與思普邊相同。物產之富，實甲全滇。而花崗岩體與其他岩層接觸地帶，礦藏之富，又非內地所可比倫。」（註五）

五 雲南區農業制度的改進

雲南西南思茅普洱沿邊一帶，包括瀾滄，車里，佛海，南嶠，六順，鎮越，江城，臨江（設治局）諸縣，凡是焚揮民族所聚居的區域，均是原始型的農業社會組織。此區的土地制度，也最特殊，幾與東亞所僅見。土地制度的特徵是土地公有。全區土地屬諸代表全體焚揮人的宣慰司（車里），宣撫司（孟連）和其他土司。這是明代勅封的官爵，直傳至今日而不廢。土地既屬公有，土官所有，自不得有私人轉移買賣之舉。農民有土地使用權，而無土地領有權。土司官署設有專官，管理田地分配，全區田地，載諸官書，每村每寨復有頭人（村長）管事，深悉田地所在及畝數。這種土地歸諸土官所有制度，頗具

上古均田制的風味。所以邊地的俾族人民，因未蒙土地兼併集中的弊害，遂得安度優樂熙洽的農業生活。西儒佛禮門（Freeman）贊稱雲南恩茅沿邊區域，是「一個東方的自由鄉」（An Oriental Land of the Free），倒是事實。但我們要知道：俾族族的土地公有制度，是有種族界限的。只有俾族農民能享受均田的權利，其他邊地民族，若漢人，若阿卡，若濮蠻等，均被擯棄，這於移民墾殖以及充實邊圍，均大有阻礙。作者愚意今後開發西南農業，驟然廢除土官所有土地制，無異剝奪俾民的經濟生存權，恐操之過急，反生離心力之變。其實俾人本族推行此制，頗能公平互助，雖間有土司恣情享樂的事，但俾民因謀生有道，無凍饑之苦，反而精神上信仰彼族土司，視彼族土司為保擴全族利益的代表人。惟具有狹隘的種族獨佔意味的現行田制，則有改革的必要。國家對墾殖已有法律規定，今後凡墾殖而獲得的荒原，應歸墾拓者享受；同時須力謀邊地各民族的經濟利益的調和。於保持俾民土地使用之中，兼謀他族開發及國家建設邊疆之意。

西南區的農業生產，和土地利用，也是極其簡陋原始的。這完全是因為地廣人稀，交通梗阻的原故。現在山居民族如阿卡，○黑，濮蠻，卡瓦，傣人，攸樂，仍是焚燒森林，種植旱地；俗所謂「刀耕火種」即指此言。漢族雖知種田技術，惟山居地狹，僅營「梯田」。至於墾居民族如雙揮人則營水田。惟生產技術太陋；既不明施肥，又不知除害虫。並且一年一種，秋冬田地荒蕪，不明白利用「小春」種雜糧的方法。但這樣的耕耘方式，仍有殺傷農的憂慮。假若西南區交通問題解決，農業生產手段改良，那麼，雲南國民財富立刻變改觀的，此可斷言。

六 邊地民族是精神國防的基礎

經濟建設是邊疆開發的一方面；我們決不能忽略了邊地民族的團結，這才是精神國防的基礎。雲南為中國民族最複雜的省區。新疆僅有民族十四種，而雲南，據雲南通志所載則有一百二十七種。雲南西南區域，又為雲南民族最複雜的一區。作者民國二十四年自昆明向西

南行，所經玉溪，峨山，元江，墨江，普洱，思茅，瀾滄，車里，佛海，南嶺，六順，江城，鎮越，諸縣，遇各族人民三四十種之多，茲略舉之：

玉溪——孺居是漢人，山居是羅羅，苗人。

峨山——孺居是漢人，山居是羅羅，苗人。

元江——城內是漢人，孺居是花腰擺夷（雙揮族之一種），山居是白合人。

白合人。

墨江——漢人，布都，卡多，白合，窩泥，麻黑。

普洱——漢人，窩尼，麻黑，布都，卡多。

思茅——漢人，雙揮，布都，卡多，大頭夷人。

瀾滄——漢人，傣黑，阿卡，老瓦，濮滿，卡瓦，雙揮。

車里——漢人，雙揮，阿卡，攸樂，濮滿，傣黑，阿略，補夏。

江城——漢人，傣人，布都。卡多，湘潭，羅羅，窩尼，花腰擺夷。

夷。

上表僅舉出作者所親見的十幾種種族，都是錯綜分佈在西南各縣區內。雲南西南部民族的分佈異常複雜。有依區域的區分（Regional Distribution）如上所述；也有依垂直的區分（Vertical Distribution），大概八百公尺以下的深谷為俾人帶；八百公尺以上至一千五百公尺為浦人帶；一千五百公尺至二千公尺的小平原為漢人帶；一千五百公尺至二千五百公尺的山地為藏緬帶。這完全是各族適應地理環境而演成的。（註六）雲南地形的複雜，造成民族分佈複雜的現象。邊地各族人口比例如何呢？一言以蔽之：離昆明愈遠，漢人愈少；而各族的分佈愈散漫。茲舉車里一縣的民族及人口比例如下：

水擺夷 二六，九九五人

阿卡 七，〇八五

攸樂 二，四一八

漢人 一，六一八

濮滿 一，三三七

傣黑 一，二一四

漢擺夷

一九八

阿喀

一八一

補夏

一一六

總計四二，一六二人

雲南西南區的此族社會，有幾個顯著的特徵：（一）西南邊地民族，若梵樺，阿卡，猓黑，阿喀，濮蠻，佤黎，補夏，侏人，卡拉，卡瓦等族，因歷史上種族的不斷接觸，無不深受漢族文化的薰染，生活上直接間接受中國文化的勢力。（二）因地形的複雜，形成各民族的生活及文化的分隔。甚至同一種族，因一山一水的隔離，而逐漸移風轉俗。因此，西南邊地民族社會的第二特徵是有趨向分散而缺乏共同生活經營的趨勢。漢樺族在思普邊區域的勢力最大。而分佈區域及共同文化生活似乎集中。其實還是很受他族的同化作用及自族的分化作用的影響。例如景瀾滄兩縣的漢擺夷與十二版納的水擺夷，本係一族而現在在文化生活上似漸漸分家。而漢樺通婚的習慣已經在演變中；這又是證明民族同化的存在事實。（三）雲南人中國版圖改行省，起自元代。這六百年中，我們根本沒有民族政策。歷代只是懷柔驅逐，而無積極融化工夫。因此西南任何一個種族，只是處於元明清三代征緬平越的武功而表示服從漢治。在民族意識上，邊民尚沒有與中華民族的精意識融成一個整體。這是近世紀我國史上的一大失策。邊地山居民族的文化更低。固不必提到中國國家意識的了解；即以有文字，宗教，衣冠，均因制度的文化較高的漢族，也是沒有深切的明白中華民族與彼族有不可解的淵源和共同意識感。他們情願服從任何一個文治武功較高的民族來統治。英國併緬後，北緬人絕對服從「英」治；法併越南後，老撾人（亦稱的一族）絕對服從「法」治；而車里揮人則絕對服從漢治。暹羅自中國分化而獨立後，泰人則絕對服從暹國統治。政治的國界是中暹英法越四國的事；而不是種族關心的事。因此，四國的政治動向，很可以影響緬人的政治從屬地位。（註七）究竟如何充實我們的邊疆精神國防？如何發展一個正確

的邊疆教育方案？這是今後開發西南最可注意的一樁大事。

七 西南是瘧瘴最嚴重的一區

瘧瘴，是醫學上的惡性瘧疾（Tropical Malaria）瘧疾的誘導因子是瘧蚊。在溫度攝氏十六度，發生瘧蚊；至二十四度，瘧蚊發達最盛。又雨量最多，黏土土層，或沖積平原，森林密佈的峽谷區域，最適於瘧蚊的發育。不幸得很，亞洲最具備上述條件的地方，就是中國地理上所稱的橫斷山脈的雲南高原峽谷區；而雲南西南又是哀牢山，無量山縱貫，和瀾滄江，瀾滄江，元江，把邊江蜿蜒的峽谷區，更是瘧蚊繁殖最盛的區域。據后晉修醫師檢查查思茅十二歲以下的學生百一十一人的脾腫病指數為百分之六六、七，具有瘧蚊細菌。最顯著的瘧蚊為按那斐雷蚊（Anophele）。（註八）思茅一縣罹瘧疾而死者歷先後佔人口三分之一。十年前約八千戶，現僅二千戶。元江縣是第二個「瘧瘴」之鄉，據民國二十五年中央衛生署的一位醫師致察元江歸來談，居民百分之六十的血液中具有瘧蚊細菌。雲縣在民國二十七年自七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六日的四十天中，罹瘧而死者五百零六人。普洱在民國二十四年內，僅城區一隅，死者七百餘人。老實說，這危險的瘧疾蔓延到西南區的每一個村落，土著民族也多不能抵抗這疫症而死的，但漢人死亡率更大，有人說這原因是漢人抵抗力弱，而男人吸鴉片，婦女纏足是民族體格弱病的原因。因此，公共衛生的提倡，衛生行政的推動，撲滅瘧菌的科學試驗的講求，成為西南區人民的求生的第一個熱烈要求。

八 西南區的交通建設

雲南在抗戰前後的交通情況，顯然起了一個大革命。一九一〇年滇越鐵路通車，繁榮了滇中和越南；可是這條「離心路線」的外人鐵路，與中原啣接，已就够曲折而麻煩了。一九三七年奉天滇公路完成，才算是中國的第一條「同心路線」的公路打通雲南。一九三八年滇緬公路於一年之內完成，由昆明起，經安甯，祿勳，廣通，楚雄，鎮南，祥雲，彌渡，鳳儀，下關，大理，漾濞，永平，雲龍，保山，龍陵，

潞西，至滇緬交界的腕町，長九百六十餘公里。從今日始，滇緬交通新開一國際綫，已實現實總理西南交通綫的初步計劃。此外另有兩條鐵路——滇緬鐵路及欽昆鐵路——正在興築；本年五月雲南省府復有決議修築簡綫鐵路延長思普的重大提案。而雲南公路總局當局也有表示興築西南區（思普區）公路幹綫。這上述正在興築中的鐵路公路幹道若短期完成，則中國整個交通系統，自必因此改變，遠東歐西間的往來，將以仰光為最便捷的出入口，雲南將為我國水道通達歐洲最近近的門戶。這重大的雲南交通革命，於抗戰建國的前途，自有大影響無疑。現在僅就雲南西南區的交通關係言：滇緬公路的通車，和滇緬鐵路的趕修，間接上有益於西南區的交通發展頗大，因將來可以由思牙普河接連西路幹道。現在交通部決定探行滇緬鐵路的南綫，即英人戴維斯三十年前勘測的鐵路擬議綫。（註九）南綫的探行，關係思普區的異日繁榮者至大。南綫居於本省之西南的中心；向北延長，可以控制騰永；向南延長，可以控制思普。實為政治上國防上最好的路線。（註十）思普支綫將來可自思牙為起點，經景谷，或緬甯或雙江以通南丁河源而接幹綫。惟鐵路支綫非短期可成；則由思普以啣接滇緬公路的支綫，或由昆明通思普的公路幹道的修築，實為今日西南區公路建設的唯一工作，則無疑義。又簡甯石鐵路為雲南民間唯一的鐵路，現經省府推動，組織公司啣接思普，亦是勢在必行的事。由石屏起經元江以至墨江，其距離與簡甯石一段約相等，又由墨江以達思普，距離亦相等。惟兩段工程，則較現已成的一段為艱，因須跨越崇山峻嶺及溪澗坡，磨黑井等的海拔高度，高低不一。石屏至思普綫，若不擴張連接車里，以期早日啣接緬甸暹羅越南鐵路幹綫，則經濟與國防價值仍有限；若啣接則工程巨艱，與滇越鐵路略相等。茲錄本綫所擬經的各海拔高度如下：（註十一）

石屏縣城海拔高度：四，九〇〇英尺
元江縣城
一，五〇〇英尺
莫浪坡
八，〇〇〇英尺

墨江縣城	四，六〇〇英尺
通關	五，二〇〇英尺
沙壩坪	三，一五〇英尺
磨黑井	七，九〇〇英尺
普甯縣城	四，五〇〇英尺
思普縣城	四，七〇〇英尺
彌渡縣城（佛房）	四，九〇〇英尺
車里縣城	一，八五〇英尺

由上表；可知地勢的複雜，影響鐵路工程不少；即昆明至普思公路，亦必需打破此巨艱的公程。再就經費而言，則更可觀；以已築成的滇越鐵路建築費為例：「截至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共用八一、三八七、一二六佛郎；自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至通車日止，約用七七、七九、七六二佛郎。總共為一五八、四六六、八八八佛郎。」（註十二）又以滇緬公路建築費計，據交通部張公權部長宣稱已在國幣二萬萬元以上（註十三）。則可知修築思普區鐵路或公路，所費當不在少數；惟此路係初步建輕便小型鐵路，材料費較少，工程費亦較少。以上工程，路費，路線三點，很值得政府和鐵路與經濟專家的估計和計劃的。

雲南西南區交通發展另有一最大的便宜：一方面可以說地地理的，一方面又可以說於人事的。思普沿途區域的十二版納，地勢比較平坦，面積異常廣袤，海拔平均僅在一千五百英尺至二千英尺之間，而且各縣高度幾相等。這十二版納區域自東經九十九度五十三分起至一百〇二度一分止；又北緯二十一度十五分起，至二十二度五十分止。南北袤五百二十華里；東西廣七百六十里，面積十萬方里有奇，佔雲南全境面積十分之一弱，與荷蘭國本部大約相等。此區域中，因地形較平，極適於公路網的發展。這是地理條件之賜。以人事言，民元以來在柯爾勳（思普沿邊行政總局長）及歷任各殖邊督辦縣長指導之下，已有無數的汽車公路，縱橫於各縣。車里與佛海兩縣之間可通汽車。潤滄及江城的馬路，亦暢達可通。這些略具雛型的公路，大可以發展，以謀遠通緬暹羅；惟須有內地幹道溝通，否則會陷入「離心路線

」的可能。由江城以通越南猛烏烏德，馬行僅二日程；由佛海的打洛口以通緬甸景洞（流良）僅三日程，通暹羅的景邁城僅六日程。自景洞至仰光現有鐵路可通；自景邁至曼谷也有鐵路可通。若滇邊與緬邊公路相通，則距離更可縮短。這些理想中的國際公路，只稍加人工修寬，即可應用，這是一舉手之勞即可辦到的事。很可以由政府及公路總局責令邊地縣長限期完成。

九 邊政的改進

有清一代，雖說大吃邊疆的虧，京中皇室暨王大臣對邊情完全隔絕，以致所決政策，完全不著邊際，弄得東北，西北，西南的藩籬屢撤，危及內地；但清政府對邊疆大吏的任用，却是很謹慎選擇的。甚至可以說疆吏都是第一流的國家人才。袁世凱曾主持朝鮮政務；徐世昌是東省第一任巡撫；左宗棠開屯過新疆。雲貴總督像鄂爾泰，錫良，李經羲等政聲很好，對雲南都有相當貢獻。民國以來，治理雲南思普沿邊的好官，要首推行政局長柯樹勳。柯氏確實是苦幹實幹的人物，隨那個邊民都愛戴他，死後還追念他。邊官中像柯氏得物望的還很難再找。其實做好邊官也容易，第一步做到「廉」字便行。雲南俗諺：「窮走夷方急奔腐」。就是說到邊疆去的都是窮人，既到後就得腰纏萬貫而歸。在邊地，物質生活那樣地苦，誰不計割撈許個養老臭錢。這樣念頭，那能談邊政？開發云云，也是發財的別名罷了。我遇着好幾縣的邊官，可以說很少能了解邊民，愛護國家生命錢的「邊疆」。而且，中國人的政治是政令政治，公文政治。施諸邊地，更是連具文的作用都沒有了。有一度（一九三四年）一位巡邊的大員在揮入區域走過一趟，我們作學術考察的團員後到，便買不到食物。據本地人對我們說南峽縣屬頂區區的雞鴨豬羊都一個不留，邊民「談官變色」，邊民不畏虎而畏官，這是值得注意的。要開發西南區，政治上須自慎選邊官始。

邊民與中國官制並不發行直接政治關係。邊民對漢官只間接上納門戶捐。例如車里堪民每戶每年繳縣政府門戶捐國幣一元二角，邊官

與邊民的聯繫，只此而已。邊民直接發生從屬關係的，是彼族的土司。土司制度源溯明代，如車里宜慰司，孟連宜撫司。宜撫宜慰司之下復有土司。土司是世襲制，凡賢不肖都可依親屬關係而登位。邊民對土司有絕對服役義務。往往因謀篡位而弟兄叔伯同室操戈的，數見不鮮。土司賢的尙可使邊民得安居樂業；土司不肖的則極聲色的淫樂享用，視邊民如牛馬，如俘虜，如工具。而且最可痛心的是在邊地勢力大的土司往往與邊官衝突，對抗新設治局的局長，甚至縣長，却無可如何。固然邊官真做到「廉」「能」的不很多，然土司對抗邊官，不啻使邊民與中國政令立於對立，危險實大！政府近年來也深悉這些弊病。如教育廳呈准土司非受小學教育者無享有承繼土司權。由教育上着手固是一策，但政治上工夫亦不偏廢。將來土司制度，可逐漸變更，例如邊官有權呈准罷免不肖土司；對現任土司施以嚴格的政治及軍事集體訓練。而文化上溝通各民族，使在中華民族一統的民族意識之下，受共同的文化陶冶，合化，同化。才算是邊政的最大成功。

以上九項，為今後建設雲南西南區的具體途徑，現在雲南政府已決定成立企業公司及修築騰石思普鐵路，為開發本區充實國防的先聲。作者提出本文，以供關心邊地的人們以具體的參考。

六月五日。

註一 Foreign Affairs Quarterly: February, 1939: John Gunther: Siam—An Incredible Kingdom.

註二 西南邊疆月刊一卷第三期：張鳳岐：「瘴癘與雲南人口」

註三 新動向二卷第七期：陳夢笙「滇緬經濟關係發展」

註四 教育與科學第五期：馮澤芳「雲南省宜棉區域的調查」

註五 何樂「瀾滄孟連公雞密鉛銀鑛產」，西南邊疆月刊第二期。

註六 凌純聲「雲南民族之地理分佈」，地理學報三卷三期。

註七 張鳳岐「雲南外交問題」第一章第一、二、三節。（商務印書館民二十六年印）

註八 后晉修：「思茅瘴疾及其流行之初步研究」（西南邊疆月刊第三期）

註九 Major H. R. Davis: 'Yunnan' 第六章

註十 雲南公路總局局長楊文清「滇緬路近況」（雲南省黨部紀念週講稿）

註十一 H. R. Davis: The Map of map

註十二 拙著：「雲南外交問題」第六章滇越鐵路問題，（第一六一頁）

又蘇會始：滇越鐵路紀要。（第二一四頁）

註十三 雲南日報五月二十九日仰光航訊。

德國侵略與英法政策(一)

蔡滌生

——從慕尼黑會議說到反侵略集團組織

在去年十二月份「新共和季刊」裏，K. m. Johnson 說：「慕尼黑的決定差不多替歐洲自由規定了末日，而希特勒遂由此控制歐洲大陸。」在這問題裏，A. B. Keith 說：「更重要的是德國硬把英法二國拉入四強包辦歐洲問題的場合，表面上這像一九三三年四強公約的恢復，然而骨子裏則大小然，因為從前四強公約的規定英、法、德、意四國合作，經由和平途徑修改和約，她們進行的方式必須符合國聯

盟約，洛迦諾公約，非戰公約的原則，她們有所決定必須取決于國聯，這次所謂四強合作，則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把他們自己的意志強行擺在張伯倫和達拉第面前，用戰爭威嚇手段，逼着他們屈服；」這是慕尼黑協定之下新國際局面的素描。協定成立不久，德國併吞捷克，又佔有米美爾，這樣胆大妄為皆護勝利，無怪她的侵略欲望更多，氣餒更盛，長此以往，希特勒逐步控制歐洲，歐洲自由的末日豈不真將臨到？這樣的局面實在太危險了！近來幸而英法兩國首先覺悟，改變政策，公開領導反侵略集團組織。計至今日，除英法協定，法蘇互助公約，法波，法羅同盟繼續加強外，英與波、羅、土等國先後締結互助協定，而英蘇，法土協定又在談判中，反侵略的組織顯然的日趨擴大。另一方面，德、意、日、西四國加入「防共」協定外，德意兩國簽訂政軍同盟，而德國從四月起又和愛、拉、丹、挪、瑞（瑞典）、芬等國分別進行互不侵犯協定談判，六月一日德丹互不侵犯協定簽字；這是德國一面加強侵略集團的組織，一面以互不侵犯協定談判作她侵略的烟幕。但無論如何，反侵略集團的組織，日趨擴大，德國再想侵略，終必想一戰戰爭的危險；即成不然，反侵略和侵略兩集團由此形成「對立」的局面，也比慕尼黑會議中的「四強合作」好多。同時，德國推進互不侵犯協定政策的結果，似乎又將和反侵略集團發

生「平行」的關係，這與慕尼黑會議前後的局勢相較，倒是一個有戲劇意味的變化。幾月之間，歐局發生這樣複雜的變化，有人說，這是因為英法二國變更政策的緣故，又有人說，這是受了慕尼黑協定反響的影響；其實，它們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彼此互為影響，才有這樣的變化。本篇所論，即以此為主點。

現在先從德國說起。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取得德國政權，國社黨黨綱遂成了德國唯一的政綱，它和國社黨的「聖經」——「我之奮鬥」合起來，不啻是「等三帝國」的「指南」。國社黨黨綱開頭第一條就是「任何民族均有自決權，所以我們要求全體日耳曼人應聯合為一大日耳曼」，第三條是「我們要領土和殖民地，養活我們的人民，安插我們過剩的人口」；那部「聖經」規定的「東進」，則是實現這兩條政綱的重要路線。希特勒的確言行一致的走着這路線。

日耳曼人共約有一萬萬，在德國國境以外的有三分之一，除去居留美國的八百萬，巴西的九十萬，加拿大的五十萬外，餘則散居于德國四週的鄰國，其中以中歐，東歐，東南歐一帶為最多。德國要實現「全體日耳曼人應聯合為一大日耳曼」這條黨綱，那她當須先把中歐，東歐，東南歐一帶日耳曼人合併過來，這自然是她認為適應民族需要的基本步驟。論經濟需要，德國重工業界和一般經濟界的領袖也極力主張向中歐，東歐，東南歐方面發展，他們認為獲得的捷克的重工業，羅馬尼亞的油礦，烏克蘭的麥田，德國就可變成歐陸最富強的國家，這能作到，就可實現戰前的「中歐帝國」政策。再從地理和戰條件來看，德國宜向歐陸而不宜向海外發展，上次大戰給予的教訓是很明白的，「我之奮鬥」對這一點說的也很明白。再說向海外發展，

容易和英國發生衝突，向歐陸發展，可以儘量避免對她的刺激；這是俾士麥的故技，也是希特勒決心抄襲的。德國領袖人物的認清這些，深信向中歐，東歐，東南歐發展，平時易于獲得資源，戰時又易于保持，同時又可避免對英的刺激，所以他們認爲德國「東進」是配合種族統一，經濟需要，國際情勢，戰略關係種種條件，完成「大日耳曼」一統帝國的途徑。這幾年德國就是走這途徑。

事實上，國社黨心目中的「帝國」，又不僅包括中歐，東歐，東南歐，看「我們要領土和殖民地養活我們的人民，安插我們過剩的人口」一條黨綱，便知他們欲望無窮。他們對外宣傳，對內教育，皆拿無窮的欲望作工具和目標。他們宣傳的工夫普遍世界，一九三四年在國外三萬萬以上的宣傳機關用去二萬萬六千餘萬馬克，一九三七年他們的用費將近雙倍。他們這樣努力，不僅在發展政策上希望求得外人的同情，還要得着外人切實的政治援助。在國內教育方面也很下工夫，他們設立殖民學校，施行特殊訓練，培養殖民地行政人材，刊行成百成千的殖民地圖，作灌輸「大日耳曼主義」的教材。希特勒和高貝爾所謂「國社主義是德國專利的」和「國社黨員不是傳教士」一類話不過是欺人的外交辭令。一九三四年雷布即什地方印行的地圖，包括蘇台區、阿洛二省、米美爾、但澤、歐本、波羅爾、瑞里歐、上敘利西亞、丹麥、盧森堡、瑞典及瑞士荷蘭各一部分。一九三四—五年薩爾舉行公民投票前後，希特勒雖幾次聲明對法不再有領土戰爭；但不久德國名片上印的地圖仍舊把阿洛二省包括進去，同時波蘭走廊，比利時北半部，南提羅爾及提里斯蒂全部放在裏面。德國兼併奧國之後，又要佔有捷克蘇台區，全國更高興。在慕尼黑會議前，德國人民狂熱的傳說一九五〇年的地圖，它把捷克、羅馬尼亞、烏克蘭、波蘭走廊，波蘭大部分，波羅的海三小國（立、拉、愛）及法國的阿洛二省全部圈了進去；這是德國兼併奧國之後，灌輸侵略主義最高興奮的教材。

慕尼黑會議又來鼓勵德國了！

慕尼黑文字上的規定尚有限度，可是「慕尼黑精神」却引起希特

勒無窮的欲望。就外交策略而言，他的確把握着將來勝利的條件，這恐怕要比兼併奧國的勝利還要重大。外人重視這點，會對德國侵略計劃作了一些探訪的工夫，又作了一些推測。

早在德國併奧之前，匈牙利政治家埃克哈德博士曾向捷克斯總理魯德柴普告過「如果多瑙河聯盟不即成立，那兒的小國就要落在希特勒手裏，最先是奧國，其次是你們的捷克，第三是我們的匈牙利」。

貝利文在去年十月十九日「新共和」雜誌發表希特勒割據蘇台區以後侵略「時間表」：「首向比利時取回歐本，然後從丹麥索還休爾斯衛，逼迫波蘭放棄「走廊」和敘利西亞一部分，其次立陶宛讓出米華爾，但澤歸併「第三帝國」，但這只是開頭，將來法國阿洛二省以及意大利的棕羅爾全要歸入帝國版圖，同時「東進」也不放棄。

去年莫斯科某觀察家在十一月六日「真理報」說：「明年德國進攻匈牙利，同年秋季進攻波蘭，後年進攻猶哥斯拉夫，一九四一年進攻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士，在同年秋季進攻蘇聯。」

今年三月法國「清議報」外交記者貝爾紐斯披露希特勒本年侵略計劃：「在各方面作初步的發動，削弱西歐民主國家的地位，例如日軍佔據海南島，意大利擴大反法運動，增加里比亞駐軍，壓迫法屬馬利蘭，鼓動敘利亞和巴力斯軍事變皆是。一俟西班牙戰爭結束，意大利即當對法提出正式要求，同時希特勒並發表演說，藉意國聲援，以哀的美敦書情形爲德國提出要求，書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襲擊荷蘭瑞士兩國，加以佔領，因而迫使西歐民主國家立即屈服，但當聲明佔領兩國係屬暫時性質，屆時西歐各國若果進行談判，即當向之提出要求。」他說，這是希特勒準備在三月間開始發動的，但現在或有展期的可能。

在這些推測中，奧國和捷克讓埃克哈德博士全都說中了，米美爾讓貝利文說中了，而但澤和「走廊」也幾乎有被他說中的危險，其他侵略的途徑和方式也却有顯明的趨勢，在英法兩國領袖反侵略組織前，這種趨勢尤爲顯明。他們這些推測雖不一定完全準確，但根據希特

勒屢次行動，宣言和暗示加以觀察，我們便知這些推測不是無稽的預言，而是有相當根據的論斷；因為希特勒侵略目的是相當確定的，他對每一項要求是具有決心的，不過下手之前，他總得在避實就虛的技巧上用一番思考的工夫。這好像弈棋一樣，他一面下新子，一面搬動舊子，那裏有機會，就在那裏做眼求活，至于時間和方向的變化，那多半是因爲受了客觀條件影響的緣故。

希特勒本久在「做眼求活」，「慕尼黑精神」則鼓勵他快「做眼」，快「求活」，而他「求活」的欲望却因之更大。

本來基種族統一，經濟需要，國際情勢，戰略關係的綜合觀念，德國希望她的「中歐帝國」政策來完成一統的「大日耳曼帝國」的計劃。慕尼黑會議後，她的欲望更深一層，她又想在有文化的國際社會裏統治雙倍于歐洲兩大國人口的人民，至少要她的帝國人口數量大于英法兩國之和，這樣在平時她才能仗仗「德意軸心」的力量，把德意兩國國境以東的地帶變成德國獨佔的世界，在戰時才能切斷英法和蘇聯及東歐的交通，同樣的切斷波羅的海和地中海的交通；西班牙的佛蘭哥勝利之後，德國當更興奮的相信她的欲望易于實現。

究竟張伯倫和達拉第在慕尼黑幹了些什麼？

張伯倫是抱着「綏靖政策」去慕尼黑的。簡單的說，這個政策就是予獨裁者以別的土地讓他安靜下去。去年四月間，他就想犧牲捷克一部分領土來滿足希特勒的欲望，同時也想對殖民地重分配，或許就想逼迫葡萄牙讓給德國一些殖民地，好讓希特勒多安靜些日子。如其有人對他說：「獨裁者獲得愈多，欲望愈大，」她總不大相信。前外相艾登說得好：「對這樣的國家（指德意兩國說）求諒解，就等于坐在玻璃花房裏談和平。」艾登不贊成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所以終于辭去外相職務。當時德意兩國報紙發表它們既滿意又譏諷的論調，就已反映着張伯倫政策的失當。無怪有人把艾登辭職比作一九〇五年法國外長德格華辭職，認爲他們是在類似的環境下被迫而辭職的，而張伯倫又和當年法總理魯佛烈一樣的不信「德國獲得愈多，欲望愈大」。

達拉第曾作過「法國寸土不讓」一類的勇敢表示，但若真的這樣做去，那恐怕不是法國能够單獨得到的；這一點達拉第自己很明白。法政府之所以緊緊聯繫着英國，大半因爲沒有比這更妥善的途徑，同時他們當局和控制政府的潛勢力往往對於國內過激思想的恐懼太大，時常阻礙着他們自動外交的施展，這也是叫他們不得不聯繫着英國的另一個原因。實際的說，除非具有專門仗法蘇互助公約和她與波蘭及小協約國同盟關係的決心，她亦祇好追隨英國。達拉第就在這樣情形之下，和張伯倫攜手走入慕尼黑的會場。

但也有人說，當希特勒堅決表示德國必須佔有捷克蘇台區時候，法國先向英國表示願意妥協，然後張伯倫才鼓起勇氣飛往柏林促成慕尼黑會議。這種說法可以這樣解釋：當德國向捷克提出要求時，全局的關鍵是在法國，因爲一面有英法互助協定，一面有法捷同盟，蘇捷互助協定和法蘇互助公約，捷克將否拒絕德國要求，要看法國能否實力相助？蘇聯是否援助捷克，也要看着法國能否實力援捷？可是當時法國自己却不敢相信必能得着英國的援助。當年英法兩國締結協定，英國有很多人就怕英國或將因此增加國際負累，蘇台區問題發生，他們看着法捷，蘇捷，法蘇那樣連環的互助關係，更怕英國必將因英法協定而捲入東歐問題所將引起的戰爭。英國人民層層的恐懼，叫英政府不能採取強硬政策，也叫法國不敢輕易相信英國必能援助。這種情形使法國想到，與其獲臨時強求英國聯合戰德，倒不如暫時綏靖大局，將來計議加強英法協定，較爲妥善。法國經過這一番衡量之後，顧不了對捷義務，遂向英國表示願意對德妥協，張伯倫得着這樣的把握，自然有勇氣飛柏林，促成慕尼黑會議。如果這樣解釋近乎事實，那末慕尼黑會議中法國雖然追隨英國，可是會議之前主動的則是法國。

再從英法兩國共同利害觀點上來看。從一九三二年世界裁軍會議開幕起，英國以身作則的降低她自己軍備競爭的速度，一九三六年起，整軍計劃一時還達不到預期的地步，而法國爲建築馬奇諾防綫的關係，不無忽略了他方面的軍事設備，特別在攻擊戰的設備上感覺力量不够。到了慕尼黑會議前夕，英法兩國共同感覺她們在國防安全方面

缺乏最低限度的保障，特別在消極的防空方面為最顯著。她們認為這方面沒有切實把握，則其他必需具有充分物質和精神條件的積極性質的軍事力量更難有把握。如果這樣參加戰爭，不獨兩國安全全將毀滅到不易恢復的地步，恐怕連無法再造的精神也不免同時失掉。英法兩國很多人這樣理智的想了一想，所以他們認為這時與其冒險的危險，戰爭必將到，倒不如冒和平的危險，戰爭還可以暫時避免。張伯倫和達拉第就是抱着這樣觀念走入慕尼黑會議的。

墨梭里尼抱着什麼心思呢？他是慣于和希特勒唱雙簧的，他也是侵略者，但他自己却很明瞭在軍力和軍略上意大利是和英國一樣的具有不能訴諸武力的隱痛。他不願為德國割據蘇台區這個小問題捲入戰爭，同時也看穿了英法兩國不致為蘇台區以武力援助捷克。他是「半居間人」，抱着似公平而實不公平的調解態度，參加這個會議；因為他本心要在不動搖「德意軸心」的條件下避免戰爭。

至于希特勒，則是決心割據蘇台區，捷克如不讓，那他祇有冒着戰爭的危險以武力奪取。

所以在去年最緊張的九月裏，希特勒決心準備戰爭是真的，張伯倫和達拉第有意避免戰爭是真的，墨梭里尼這時不願捲入戰爭也是真的。四巨頭間「戰」與「不戰」的勢力成了這樣的比例，結果才產生這不光明的慕尼黑會議和它的決定。

慕尼黑協定人人皆知，但會議中的秘密還少有人知道。據許多觀察家推測，內幕的祕密與德國「東進」有關。有人說，英法兩國除容讓德國割據蘇台區外，同意德國在蘇聯邊境以外中歐和東歐方面自由活动。又有人說，英法兩國同意德國和平的向東發展，並沒有劃出範圍，為的是可以換得西歐方面的安全。這雖然皆是推測；但看去年九月底張伯倫和希特勒簽訂的英德和平協定，十二月初龐萊和里賓特羅甫簽訂的法德和平協定，英法兩國就很有相約的不管中歐東歐的嫌疑。慕尼黑會議之後，英法兩國許多政治觀察家用同樣語調，抨擊共黨他們發表懷疑蘇聯武力的言論，一些報紙又發表「納粹主義東侵是不可避免的」見解；同時德國某報說：「由于烏克蘭要求民族自決所造

成的戰爭，一定不會把法國捲入。」單看英法兩國輿論的表示，她們不免是聽任德國侵略蘇聯的嫌疑，若把英法和德國兩方面表示合起來看，那似乎是「德國有心侵略蘇聯，英法不管，一般民主國家樂于觀望她們的共同敵人——納粹主義的德國和共產主義的蘇聯從事于互相殘殺的決鬥」。上面的分析姑不問對與不對，英法兩國既然一味的希圖避免戰爭，張伯倫和達拉第在慕尼黑會議中希特勒儘量讓步，總該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吧！十月二日（在召集慕尼黑會議後兩天）英外相哈里法克斯在上院解釋蘇聯未參加會議原因時，他說：「如果戰爭必須避免的話，那末在希特勒和墨梭里尼決意拒絕和蘇聯代表共同出席一個會議進行任何談判時，也祇好依照他們的意志，促使這個談判早日成功。」英法兩國在這一點能够這樣讓步，那她們對德國久久垂涎的中歐東歐豈得有所允諾？即退一步說，她們至少口頭上必已表示不反對德國向這兩方面和平發展；就是這樣，捷克就被放在萬劫不復的境地。H. F. Armstrong 在本年一月份「外交季刊」裏說得真妙：「所謂捷克危機的調解，就結束于類似哀的美敦書一套連環的通牒中——先是希特勒由海倫致送通牒于貝尼斯，然後希特勒致送通牒于張伯倫，張伯倫和達拉第聯合致送通牒于貝尼斯，最後張伯倫，達拉第，希特勒，墨梭里尼聯合致送通牒于貝尼斯。」所謂慕尼黑協定，就是從這「公式」產生出來的。

慕尼黑「和平談判」的影響却太惡劣了！

慕尼黑會議閉幕，四巨頭全受他們人民的歡迎。英法兩國人民固因戰禍避免表示欣慰，德意兩國也有很多人抱有同感，心懷愉快，而一般國家除捷克外，目睹全歐戰禍得能倖免，也各暗地引為慶幸，這一切皆是當時的實情；至由此必將產生何種惡劣影響？一般人則沒有深切的認識。然而有識之士却把這次會議的得失衡量清楚：他們認為英法所損失的是她們放棄國聯盟約的義務，毀壞國際條約的信用，所獲得的慕尼黑協定，四強協調的空洞暗示；而在暫時和平局面下，所預伏的危機則是民主國家愈後退，極權國愈前進，致使國際政治的良好理想以及西方一切實理想——個人自由，宗教和種族解放，社會正

義，民主主義，國際法律全將被納粹主義者從根本上——加以毀滅；至若斷送捷克的蘇台區和預定捷克滅亡的命運，不過是慕尼黑會議罪惡的開頭。「慕尼黑的決定差不多替歐洲自由規定了末日」一句論斷，足夠說明這次所謂「和平談判」深遠的惡劣影響！

割據蘇台區，又兼併捷克，德國的基本欲望實現了！

德國本有建設「大日耳曼」和「中歐帝國」兩大欲望；一是滿足種族性質的需要，一是滿足政治經濟性質的需要。它們有時分「前哨」和「後衛」，先後推進，有時同時推進。它們的路線有兩個：一是北線，由柏林到瓦爾薩，南向達于烏克蘭和高加索；一是南線，經波希米亞，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達于小亞西亞。這兩線再前進，就將相逼于波斯灣鄰近的米索波特米亞。戰前德國努力廿餘年，拉撒土耳其和建設三B (Berlin-Bizantine-Basra) 鐵路，就是走這路線，要實現她的「中歐帝國」政策。世界大戰最緊張的時候（一九一六年），同盟國（德奧）很敏捷的戰勝羅馬尼亞，一九一七年

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

胡體乾

顧頡剛先生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已引起費孝通先生的討論。顧先生答復費先生文中說：「借此激起別人的注意，共同來解決這個大問題」。茲謹述個人注意所到，希對於解決這問題有些微的貢獻。

一

在個人陳述關於本問題之前，先從兩個原則：第一，科學的根據是客觀事實，政策的目標是主觀需要，二者之間固然不免有某限度以內的差異，在科學立場上，固然不容激於感情，而曲解事實，附合政策，但是事實不是死的，是變動的，必須把握其變動的方向和變動的進程，始能有正確的認識。第二，政策的作成，固不應純用主觀，抹殺事實，但是認清事實的動向，而以政策加速其進行，並以適當口號

德國首先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一九一八年在簽訂的布列斯特，立脫維斯克和約中，規定俄國放棄東陲的邊疆，並承認同盟國和烏克蘭締結的條約，同時德國把可以決定西線勝負的百萬大軍屯駐在東歐佔領區內；這皆是因為她要順着路線建設「中歐帝國」的緣故。事實上，當德俄簽訂和約時，德國差不多完全控制了這南北兩大路線。現在納粹主義的德國又在走這兩大路線。兼併捷克後，她抱着「作了歐洲主人」的信念（俾士麥說過：「雖是波希米亞的主人，就是歐洲的主人」），踏上了她帝國政策的南線。這以後，德國是否再從波蘭走上帝國政策的北線，或就擱住「東進的鎖鑰」奧，捷，向前侵略，或南北兩線同時並進，以求澈底實現「中歐帝國」政策？還是先在蘇聯之西，法國之東，樹立德國的持久的優越勢力，以求切斷西歐和東歐的交通？還是暫不東進，改向海外競爭？這些皆是德國隨時可以行動表現的欲望。究竟希特勒怎樣決定？無疑的大半要以參加慕尼黑會議的英法二國對德政策為斷。

（未完）

輔助政策的推進，則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以下的討論概由此兩原則出發。

二

在開始討論本問題之前，先把名詞弄清楚，免得辯來辯去，只是名詞之爭。據費先生的認定，「民族」是英文 Nation 的譯文，「種族」是英文 Race 的譯文（這一點顧先生想也同意，「種族」後計 Chan 當然是偶然之誤）。不幸得很，英文中這兩個字的用法就很含混。按字典的解釋，Race 意義比較簡單，即是體質團體。但是用起來有大範圍和小範圍的差異，大範圍如說「黃種」，「白種」，小範圍如說「地中海族」，「高山族」，如此已有混淆之慮了。並且體質團體常常即是文化團體，語言團體，於是安格魯撒遜本是體質，文化團體

，他們却總喚作 Race，又如歐洲的「少數民族」，原是人數較少的文化體質團體，但他們也稱為 Minor Races。如此 Race 的原意雖是體質團體，在使用慣習上，已經常被認為體質文化團體了。至於 Nation 這個字，本義原是血統，和 Race 相同，却一被引中為體質文化團體，再被引中為政治團體其義就更複雜了。所以他們總不把安魯撒克遜叫 Nation，只把英或美叫 Nation。至於少數民族，也很少說 Minor Nations，却是到民族自決，民族自治又都用 National 作冠詞了。根據以上所引例證，不必更多徵引，已足見其使用的紛歧了。所以費先生以 Race 為體質團體，固合於科學的用法，顧先生以 Race 為體質文化團體也是不背慣習的用法。至於 Nation，顧先生以為政治團體，費先生以為體質文化團體，都非無根據的。

至於中文譯名，「種族」和「民族」，其用法的紛歧更不在原文以下，「種族」一詞指體質團體時多，指體質文化團體時少，算是稍好一點。而更把黨政治團體用的 Nation 有時譯作民族，有時譯作國家，更增加其紛歧的程度。最奇的是民國十年至十五年間，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爭得甚厲歷上，而其英文譯名却同是 Nationalism。只有蘇廷獻先生把 Nationalism 譯為族國主義，乃是避免用語混淆的辦法。將來若能把體質團體叫「種族」，把體質文化團體叫「民族」，把政治團體叫「族國」或「國族」，而把「國家」一詞專用以指政治團體的機構 State，或者可以免許多無用之爭。

顧先生和費先生的討論，有一部分是名詞之爭，即是費先生把顧先生所謂種族叫民族，而把顧先生所謂民族叫國家，這是容易解決的。其次，中國政治團體的應該統一，而體質文化團體不免有歧異的在，今日切要問題，即是不要以體質文化歧異，引起政治的裂痕，這是兩先生共同承認的。只是顧先生雖以民族為政治團體，却又引許多實例證明體質文化界限之不存在；費先生以為體質文化界限的存在乃無疑的事實但此不足引起政治的裂痕，引起政治裂痕的只是政治上不平等，這可認為論爭的焦點。

三

現在請先和顧先生商榷。第一，顧先生以為國內各族原無界限，只是帝國主義利用民族的名詞來分化，纔起裂痕。不錯，帝國主義者的分化確是有的。但是就歐美各國論，在文字上只把滿蒙回苗等叫 Race，並不把它們叫 Nation，說他們以名詞來分化，豈不冤枉？至於民族一詞原是中國人自己用的，並且本來是用以稱歐美各民族的，以後推及國內各族，其中更無惡意。假使外人以及我們自己，對境內各族都叫種族，不用民族字樣，是否就能感情融洽，意志統一，裂痕消除，團結堅固呢？恐怕現在所謂民族問題也會照樣存在於種族之間吧？第二，顧先生力說國內各族久已混合，並且各地城人也有差異，難以立出各族的界限。但是「世無純種」已為人類學所公認，各民族所含外來的血統和文化只有程度之差。若是有混合即成一族，則人類早成一族了。各族體質，文化，語言的差異終非各地方的差異所可比。關於體質上差異各方材料不足，難下定論。關於語言上如閩粵中原語音雖異，地方特用之語究屬少數，讀音變化亦有軌道可尋，比他族的用字全異，文法不同者，總算是差得遠了。文化方面如服裝，本來三十分鐘可以改過來，但他們却保持了三十世紀不變，則其存在的實質，豈能一筆抹殺？

次請和費先生商榷。第一，費先生說：「中國人民不但在文化，語言，體質有分歧，而且這些分歧時常成為社會分化的根據。」但是他却並提江蘇太湖區域的湖南移民和廣西僑山為例證。想他的原意只是證明分化，但是這些分化，這些分歧，若是一例看待，則族間差異和籍貫差異成為同類，則費先生意見和顧先生根本相同，沒有討論了。是不是把族間差異看得同籍貫差異相似，所以低估其政治上的影響呢？第二，費先生以政治上的不平等為政治上不統一的根源，還在相當限度內是可以同意的。但是他說：「一個國家內部發生民族間的裂痕，並不在民族的不能相處相共，而是出於民族間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若是不平等，不論不平等的根據是經濟上的，文化上的，語言上的或體質上的，這不平等的根源總會引創裂痕的。」民族不能相處相共，如何還能國家內部不發生民族間的裂痕？費先生以為文化

體質的混合與否，無關政治上的統一和分裂。這請檢查客觀事實。除却瑞士的文化體質差異，很少影響政治，這一個特例外，事實並不支持費先生的主張。如費先生所舉美國的例，那是著名的鎔爐 *Melting Pot* 除却體質上，黑人，黃人混合程度稍低而外，其他各族通婚是很普遍的，至於語言文化，就沒有能保持過二代的。其混合之速，實為罕見。又如蘇聯的例，建其之初，強調階級的紐帶，以經濟上平等的根據，救助文化體質上的不平等根據。以後用同一字母記音，統一語言的符號，更自然的推廣俄語俄文。至於文化，其各族並進同化的事，更不必說了。即如希特拉利用民族關係所吞併的兩國，若捷克人和斯拉伐克人毫無界限，團結一致，決不會如此容易的被吞；奧國之不能自存，雖早伏根於威爾遜條約，而且耳曼人體質文化的同一，和民族總投票中，百分之九十幾以上主張合併，實有絕不能否認的聯繫。所以文化體質的同異和政治的分合實有很大的關係。

四

到底中華民族是一個不是一個呢？我的回答是：中華民族在於成爲一個的進程中。「民族界限不是永久固定的。據我們所知，古代的蘇馬運人，阿卡丁人那裏去了？中世的瓦代爾人，撒克遜人都往那裏去了？他們以及許多歷史上的民族今日都不存在，但也並非絕滅，乃是和他族同化了。在歷史上，民族同化的事實不曉得有多少，在現代如前節所述，美蘇等國民族同化的事實，更以高速度進行。至於中國，同化力量更大，同化成績更高。即如顧先生所說，他從前使用的名詞，如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等，到了春秋，已經完全同化，以後我們所遇的異族，如夷，狄，戎，蠻，匈奴，東胡，鮮卑，丁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同化了的不知有多少。近三百年來，東北的滿族與漢族完全同化，西南的改土歸流，更消除了許多的族間界限。至於西北的田，準，蒙，藏各族，三百年來，也打破了許多界限，增加了許多同一性。民國以來，因交通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人口的遷移，教育的普及，同化的進行更速。同時，在文化普及

的過程中，在高壓力和麻醉手段滅消之下，各族的民族自覺有時加強，即其離心傾向，也愈為顯露。這與其說是同化的逆流，毋寧說是同化進行中的副作用。所以顧先生所列各族間不能盡融的情形，除原來原因之外，還須算到後進民族追趕先進時，最易發生的磨擦。如果我們上週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旁參世界各族分合的情形，對於「中華民族在成爲一個的進程中」這句話，大致都可以同意了。

我們既不能根據一時片段的現象，機械的斷定，民族是一個或不是一個，也不能機械的斷定文化體質的歧異和政治上裂痕有關無關。例如優製的偽滿，原無絲毫體質文化上的歧異為根據。又例如游牧生活和農耕生活的難於融化，會使長城外許多蒙民遷往陰山背後。又如西南西北各族，在舊日應考入仕，在今日投票被選，原與漢族無別，則族間的裂痕，更不能說是完全起自政治上不平等，而無關體質文化的差異。所以除外力分割不能認為族間裂痕外，體質文化的歧異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單獨地或結合地都會引起族間的裂痕。體質文化的差異常能引起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也會加強體質文化上的歧異的。所以體質文化的同一，終是消滅民族裂痕的根本辦法。

五

到此可論在民族成爲一個的進程中應行的政策和名詞的作用。中國從來的民族政策即是通婚不禁和有教無類。自周人厲行外婚以來，通婚外族的事，史不絕書。一方面時常納我狄之女為妻妾，一方面也常拿女兒和戎狄和親，周代內地我狄到秦已經同化得毫無痕跡。漢代外族內附，晉後內地雜居，到隋唐又化爲一。後到元清，同化的範圍更大。最奇怪的是明初內地還有未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當時的民族政策即是不許蒙古人，色目人自為婚姻，即是必須和漢族通婚，於是五十年內，問題完全解決。這和西方人遠自猶太，近至美，德，嚴拒異族通婚的，相差多少！只有滿清滿漢不通婚，和傳統政策不同，因其不合傳統政策，所以只行於駐防地，不行於關外。並且因有漢軍旗的關係，漢軍旗不禁與漢人通婚，而同為旗人，滿洲不免與漢軍通婚

從此間接關係清室禁令等於沒有。至於文化方面，各族同化，互相學習，史籍具在，不必枚舉。對於各族，既不限制其使用漢語，也不強迫其學習漢語，他們也就自然願學漢語而並不像歐洲少數民族，以使用本族語爲必爭權利。其根本理論即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或說「各族兄弟」，其同化政策的成功，實各國所不及。就現在論，爲加緊團結抵抗外患計，爲廣播文化，提高各族地位計，皆有促進各族同化的必要。不但本著歷史經驗，不承認「文化，語言，體質上的分歧是不容易混一的」，並且要繼承傳統的政策，切合現時的需要，行促進同化的政策。

至於同化政策如何實施，如派遣知識分子深入各族，作化導的工作；如提高各族文化水準，普及科學知識；如有地位人的倡率族間通婚；如消融族間磨擦和各族情感；如禁用歧視名稱，如交通上經濟上的促進，自應另有詳細計畫。至於政治上的平等自然是同化的重要條件。但是國內各族在舊日一體可以應考，在今日同樣有選舉權和被選權，是除掉特殊區域而外，政治上久已平等，現有的政治上歧異只是由文化程度，經濟地位派生出來的。所以各族政治上平等一語的函義，在中國和在他國不同，是要分別清楚的。

現在可以論到「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應否提出。先論這口號提出是否有用，次論這口號提出的是否有害。如前所論，族間裂痕並非全爲民族一詞所引起，也不能單因爲民族一詞用法的更正而消滅。但是語言文字的作用是不能否認的。例如我們從前寫「犒」，現在寫

「犒」。在我們意識上自然感到視歧的錯誤和平等的應該，在他們意識上也減去名稱上的憎恨而得到些同情的安慰。如象語言和行動相反，語言常發生反作用，如日本愈說和中國親善，中日間仇恨愈深。如是語言和行動一致，其加速行動，助長行動的效果也是不可忽視的。在中華民族成爲一個的進程中，在同化政策推行中，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廣播各族血統文化混合的事實，以加強各族同化可能且必然的信念，這和從前「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五族同胞」等說法是一貫的。所以這口號是有用的。

在另一方面，我們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國內各族是否都承認是一個呢？我們說同化，是否漢族以外各族反有被漢族吞併的懷疑和恐怖呢？這乃是口號推行步驟問題。第一，這口號應該先推行於漢族次及於各族，漢族對各族平等親愛，他們自然不感到同化是一種威脅。第二，對各族仍然先用「各族一家」，「各族同胞」的說法，漸次使他們知道各族血統文化混合已多的事實，再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說法。他們便會自然接受於不覺之中。第三，最重要的是利益方面的一致，如果消除族間歧視，而提高各族文化水準，經濟地位，使他們了解同化之利，分別之害，自然會承認中華民族是一個，而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信念更能使他們迅速的同化。

大體說來，我對顧先生是同意的。顧先生苦心改正民族一詞的用法，不憚煩地陳陳各族混合的事實，其用意却至可欽佩。至於個人所見，略爲陳述，希望或可有裨此問題的討論。

華中中日通貨戰的檢討

山崎靖純著
鄭克倫譯

輯載日本在華中組織「華興商業銀行」，又擬重演一次華北準備銀行的把戲。然其計決難得售，可由本文中觀之。作者雖極力反對日本資本家之「法幣依存論」，以及日本資本家之滿足於若干資源之獲得不願繼續戰爭，而主張必須將整個中國隸屬於其

東亞經濟協同體中（即將中國成爲其附庸）；但是，經濟協同體必須以貨幣協同體爲主幹方能成功，作者看到我國法幣信用堅強，人民樂用，又覺無法施其破壞之技倆。故本文結論，僅擬以軍紀道德之改善企圖收買人心，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作者新自我

國視察回國，其所述各節自有事實根據，實值得參攷。（本文譯自本年「改造」四月號）

（一）問題的核心在那裏？

譯者。

本年三月上旬，在英國政府的援助下，國民政府為維持法幣價值，設立了一千萬磅的外匯平準基金帳。此事無論從中國幣制統一以來的因緣看來，或從去秋起委託匯豐銀行維持法幣的經過推測，或由英國維設在華地位與對日實施壓迫等情形看來，英國對法幣加以積極援助是勢所必然的；因此，對我們再沒有什麼意外之感，但是，對日本朝野會給予異常刺激，也是不能否認的事。根據英國政府的聲明，這是專為保護本國的利益，并無他意；然而，英國的「保護本國利益」，可以深入中國的金融經濟機構，無論怎樣「并無他意」，對於已付空前犧牲以實現「東亞新秩序」的日本，總覺得迷惑不解。這問題實甚重大。

并且，因為最近法幣的地位與價值已意外鞏固，在日本逐漸發現了如下的論調：有認為法幣已由「蔣政權」的管理通貨次第轉為民族的通貨；甚至有人主張日頃集團應除去華中與華南，在華中與華南索性承認法幣。例如日本商工會與貿易振興會等有力機關在最近也發表了這種意見，某關西財閥的重要評論家也曾匿名發表過這種文章。這些人都是站在資本家的立場，希望由商業主義經濟主義來解決中日事變，在這主張中，有意無意的都暗含着「放棄華南」。但是，華中與華南的放棄，在將來有再度爆發中日戰爭的危險，同時也將使華北與滿洲的經營陷於重大困難的境地，協同體的建設也將再捲入永遠的黑暗中。這種商業主義經濟主義實有重大的危險性。

法幣是管理通貨或民族通貨的意見，都不是愚蠢的論議。法幣是無金無銀，僅依管理而得價值的紙幣。一方面有一定比率（在最近是每元對英貨八便士強）可以自由兌換外貨，他方面又有強制的通川力，除此之外，不許任何新貨幣參加。因此，法幣的價值正在繼續維持下去。在日本的佔領區內，這種情形也與非佔領區一樣，由重慶政府、正規軍或遊擊軍的行政勢力或民衆指導，強制通用法幣；在上海天

津等地的外國租界也有歐美各國官民的熱心的協助。并且，國府系銀行的發行僅止於十七、八億元等等，都在增強法幣的價值。

在今日，華北華中的日本佔領地帶，猶有法幣流通甚至依然保持價值者，歸根結底，就是因為上項的管理及中國民衆對法幣的信賴的原故。而這種管理若是沒有國民政府的努力，即將無法支持；同時若是沒有英國的援助也難期完整，我們仔細體味上述管理的實情，當可完全承認。

日本國內的「法幣依存論者」中，有人以為這次的外匯平準基金協定，純粹政府的中央農民兩行并未參加，而僅有中國交通兩行，或許正是表示中國的金融資本家與英國有意使法幣離國府而獨立。實際上，我決不以為然，中國交通二行之參加協定，是因為該二行原來的匯兌銀行業務為發達之故。由下面這許多事實：今日的中交二行的股票，政府保有過半數，沒有國府的努力法幣絕對不能維持法幣的性質，以及平準基金委員會五委員中有一名國民政府的代表參加等等事實，可以證明法幣決無獨立的理由。

縱使退一步，像這種主張的一部分人的意見，夢想法幣已經脫離國府而獨立；我們也不能不想到在日本沒有佔領的地域，還有國民政府的官員，正規軍與遊擊軍，并且還有廣大的地方經濟依然受上海香港的金融財閥所支配，所以，這種夢可以說是一點現實性也沒有。假若像他們所夢想的一樣，對於我們的東亞協同經濟又有什麼意味呢？現在若是再想到英國對中國的金融支配，東亞協同經濟更將除了在肚子上釘上一枚五寸釘外別無長物，日本對中國事變的努力，好像把漏斗裝水一樣，勢必白費氣力，毫無結果。問題的核心實在這裏。

（二）事變的目的與通貨問題的重要性

對於作者的看法，我知道一定還有人在旁表示反對：『中國事變在華北已經能够支配巨額的煤，鐵，鹽，棉；在華中，許多工廠建築物也已經到手，日本的利益已經很多了，何必再着手這些麻煩事？還是與英國妥協較為賢明。法幣存在的地方，對我們的交易一點兒也不發生障礙。』但是，假若中國事變的意義，不過如此，那末，因此次

事變而成功的，也不過是日本的一部份資本家，決不能說是日本全體。我們（指敵人下同）在事變中已經消耗了百十億餘圓，而後來的犧牲與費用還不得而知，若是中國事變的意義僅止於上項的經濟的打算，我們的行為早已超出了該意義的限界。因為我們已經佔據的華北有相當多量的煤，鐵，棉，鹽的地方，并不能無代價的利用，投下巨額資本支付工人工資，我們才能利用獨占的地位，有賤價購入的利益；若是如此，我們不必有戰爭的犧牲，或許也可以辦到。然而，一定有人還要想到：即使我們支付工資，增加勞動時間擴大勞動的榨取又如何？這樣一來，利率率固可一時增大，因維持治安而支付的犧牲或費用則不得不增多。結果，對國家全體增加了損失。這就是說，一部資本家的算盤上有了利益，國家的算盤上却有了損害。日本的資本家們在華中已經在「合辦」「委任」的美名下接收了許多的工廠，計算起來，何止億萬的利益已經到手，無論如何，比戰爭費用的負擔超過幾倍，何必斤斤於戰爭費用的較量呢？民衆反抗，擴大治安維持有所犧牲時，除了一部資本家以外，一點意味也沒有。

在中國事變中，這樣國民大犧牲的意義，應在何處尋求？這就是在日本指導下的「亞細亞民族的解放」，在歷史的現階段中，作為道義的新秩序之東亞協同體之建立。除此之外，再沒有更重大的意義了。并且，此事由經濟技術的觀點看來，我們必須將中日滿經濟置於公正的基礎之上，造成互相連繫的高度的協同關係，中日「滿」三國的流通部面均受日末政府指導，過去自由主義的對立的國家關係絕對不能存在。流通部面的擴大即是生產部面的擴大，生產部面的擴大即是三國民衆生活的向上。於是，政治昌明，東亞協同體之道義性與經濟性之飛躍的優越亦得一併樹立。此點如能獲得證明，我們可將此原理擴大於全亞細亞。假若不在此處求得中國事變的歷史意義，我們能以什麼說明此次大犧牲的意義呢？

所以，作者的主張如能承認，樹立中日「滿」三國金融的協同機構的重大意義也定可認識。即，以中「滿」的通貨連繫日圓，易於計算三國生產物的原價，三國間的投資與輸出入亦可藉以順利進行。更

進一步，三國的金銀機關，為極度發展三國間的通商與投資，并且為隨時調節資金於各地，尚須實行清算制度，信用制度，匯兌管理，貿易管理等。在實質上，這是受綜合的至高的政治所管束的。於是，若不樹立三國金融的協同關係，即不足以成立東亞的協同經濟關係。想到這裏，我們不能不說，此次國府與英國的維持法幣價值，即是根本推翻日本在中國努力建設的陰謀與挑戰。

（三）法幣維持現狀，日本具體的利益

法幣的支持，可使國民政府發揮下列的效能：

（A）今後，假若這些應該建立新秩序的地帶（現在日本佔領地帶）對第三國增加輸出時，特別是由揚子江珠江的開放促進輸出時，因為這些地帶僅有法幣流通，為要向本地人民購買輸出商品，法幣即更深入此項地帶，并增強其市價與增大法幣的對外購買力。同時，即等於國民政府亦深入了「新秩序地帶」，以徵稅手段把法幣集積到國府之手，可以提高國府的軍需品輸入能力。

（B）現在因為法幣的供給在巧妙的統制中，若是新秩序地帶僅流通法幣，則日本對華投資無論如何必須賣出日圓買入法幣，結果，日本的外貨逐漸缺乏，而法幣的外貨準備則逐漸提高，國府及以日本的外貨輸入軍需品繼續與日本作戰。

（C）國民政府可對新秩序地帶隨時採用各種有利於中國的金融政策，以促進上述（A）（B）兩項的作用。

（D）法幣可使「新地帶」內之民衆對國府繼續物質的精神的連繫，新秩序之成立永受妨害。

（E）因為與英國保持金融的連繫，將來也有繼續仰求英國物質援助之虞。

并且，英國的安定法幣的工作，對英國自身也有如次的具體的利益：（一）易於繼續國府對英的隸屬關係，理這次協助，英國可以保護在華的利益，甚至獲得新利權也屬可能。（二）妨礙中日「滿」金融同盟之成立，因此可防止英國對華金融支配之沒落。一般說來，對華金融支配的利益是很大的。（三）若是日本承認了在現在狀態下的

法幣，則不僅承認了英國對華的金融支配，而且永不能違反英國利益，構成中日滿的新流通關係。(四)保護英系事業以法幣計算的資產或收入，并且使英國易於從事對華投資。

目下法幣的維持以及英國對法幣的援助，對日本所加以不利的具體的內容，在大體上，就是上面所例舉的國民政府及英國到益的對面。特別是妨礙中日滿協同經濟之新秩序的成立，根本違反了中國事變的重大的意義。

然而，在我們的一部資本家中，還在散布法幣承認論，在他們贊成英國政府的行爲的口吻中，說到戰爭就立刻聯想到掠奪搶劫一樣，一點兒也不理解東亞新秩序之原理，完全漠視這次戰爭國民大犧牲的意義。這種行爲簡直等於對中國民衆示弱，國民政府尙未變更反東亞的性格即與之言和，并向英國帝國主義屈服。假若日本在此時低頭，將來勢必再重演一次中國事變，在東亞大陸上給日本立場以全面的惡影響。因此，筆者對一部資本家的主張——甚至在根本上對於他們對事變所抱態度，絕對不贊成。

(四)法幣維持價值的基礎

如上所述，在現在的狀態下，法幣的維持與日本的立場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但是，法幣的價值，像日本另外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脆弱，則也未免言之過早。這不是說法幣在最近又得到了一千萬磅的外匯基金，而是筆者在最近由揚子江沿岸各地到武漢視察，看到各地中國人民對法幣的珍視狀態，實在超出我們想像之外。他們收到日系紙幣之後，立刻脫手購買物品或換成法幣，中國人民的生產物品只有以法幣才能購得。有許多事實有助長着華人日系紙幣立連掉換法幣的行爲：(一)在日本佔據地背後之非佔領地帶(遊擊區)只承認法幣，除此之外，任何貨幣均不通用；(二)法幣流通總額爲數極少，在上海香港天津等地又可自由掉換外貨；(三)國民政府嚴格限制法幣之供給；(四)中國民衆保存日系紙幣當遭嚴厲處罰。

因爲這些事實，法幣到底還是百分之百的支付手段。特別在華中華南更是如此。并且，因爲法幣的對外價值低落到對英八便士左右，

隨着輸出的促進，更成了法幣維持對外價值的有力基礎。在此時，中國現存的外貨額所餘縱使無幾，也不成問題，法幣依然爲購買中國輸出物資的用具，况且，現在輸出已次第恢復，又有再得外貨的可能。因此，大體說來，法幣的供給量假若能適當限制，對外貨的比價又因爲能安定，法幣在將來當更有力。并且，自去秋以來的幾個月，法幣均安定於八便士左右，戰局又呈膠着狀態，法幣再行上漲也不是不可能的。

試以去年中國的貿易額看來，一億二千九百萬元的入超額中，對日貿易有九千四百萬元的人超，這點也是應該注意的。因爲對日貿易的入超額，由佔領地帶的我軍事費之支付，對華投資，旅行者之支付等，幾全抵消。結果，這貿易的入超額，中國并無須支付，除去此數，中國去年的實質的入超額，僅不過三千五百萬元而已。此事與在外華僑匯款之旺盛，以及輸出已受匯兌下落及去秋豐收的影響而在最近逐漸增進等事，均成法幣在目前日趨安定的要因。匯豐銀行經理皮亞斯氏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年會演辭中，曾談到：「一切的戰爭條件雖已支配國民政府的財政，但西部諸省的非常的豐收與海外華僑的匯款，顯有助於財政的維持。我對中國的通貨及財政狀態總括說來，某部分雖由於幸運所致，但若是進一步加以巧妙的管理，在今日可以說還能維持！」這說明，我以為并不遠離真相。

假若在這基本的情勢上，再加上英國的支持，以爲法幣已弱無力，更有輕率之感。特別是一千萬磅，以一元八便士之價計算，約當三億元之多。因此，像今日法幣的供給限制在十七八億元，不使市場有過剩資金，并在目前輸出已次第恢復的現狀下，上項資金頗有效力是不成問題的。在法幣周圍的日英鬥爭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五)日本的通貨對策應如何？

英國對華中法幣的策動，如上所述，既對日本顯有不利，日方的對策又應如何呢？討論到對策之前，先須確認我方的立腳點已有幾點不利的條件：

(一)假使在日方指導下，於「新秩序」地域發行新紙幣，收換

國民政府的法幣時，除負債外絲毫不能獲得法幣基礎之資產，新發鈔銀行反有非常的負擔。若是採用對抗手段，將換得的法幣拋出市場換外貨，固屬可能，（因為這是根本威脅法幣的基礎，如實行得法，且可使法幣暴落。）但是，問題是在什麼地方能以新紙幣與法幣交換？

（二）即，戰局在現階段，治安工作尚不充分，新紙幣與法幣的交換，成了實際的問題，決不能操之過急的。這事實可以華北的例子說明，在華北，交換的成績實在不見佳。至於相當長期的承認法幣，個別的利用各種機會逐漸拋出新紙幣，則如後所述，其成功與否尚受其他條件所限制。

（三）這場合，若是以日本豐富的外貨掩護新紙幣的發行，固可促使其成功，但我們非常遺憾的是在此戰時經濟中，日本並沒有這種餘力。

（四）新紙幣的發行不僅得不到英美法等國的協助，而且他們還要利用每一機會妨礙新紙幣勢力之擴大。

（五）爲要對抗這許多困難，勢須加強匯兌及貿易的管理，但在華中到處混亂，還談不到治安的確立；加之，又有新政府及日方勢力所不及之租界存在，在這些地方有大規模反抗日方政策的可能性。在這時，日方雖然可用強硬手段防止租界的反抗，但日方需有非常的決心。

（六）新紙幣之匯率的決定，也是一個問題。假使規定與日圓紙幣同樣在一先令二便士之價，實際上，因爲現在在上海的日圓價格僅及九便士之故，對日支付專以日圓紙幣清償時，結果將使日方匯兌負擔不起。

（七）在中國若是劃分華北華中及其他區域，發行經濟單位不同的紙幣，各該紙幣之價值維持由各地分別負擔，又是非常困難。而且違反協同經濟的理想。特別是在此等區域，因爲地帶的季節的國際借貸的收支狀態的相異，必須統一調和才能提高經濟的效果。因此，若是在華中發行與華北不同的新紙幣時，在這幾點上，還有充分考慮的

必要。

（八）發行新紙幣時，阻礙中之最大的阻礙，還是民衆對法幣的信仰。這信仰的原因，上面已經說過，縱使發行了新紙幣，也將立刻脫手換成法幣，對新紙幣之普及與充實外貨，加以不少掣肘。

特別是最後的條件，是決定新紙幣成功與否的最重大的因素。我們也許可以假定新紙幣的外貨交換率與法幣同樣，一元對八便士強，而華中華南的特產物對第三國輸出所獲得的外匯又一切握諸新銀行之手，在這場合，我們又想像華中華南的一切輸出業者均同意這政策（實際上，這想像是很困難的），華中華南的輸出業者以輸出證書付與新銀行，如數領取新紙幣，新銀行以此輸出證書在海外的運銷地市場或能增加外匯之獲得；然而，若是特產物的生產者是內地的農民，絕對信賴法幣非法幣不受時，或者接收新紙幣立刻換成法幣時，結果，上項的輸出增加，同時也使法幣的需要增大。特別是匯豐銀行首先必以新紙幣向新銀行兌換外匯，同時匯豐銀行因爲中國民衆信仰法幣，從中操縱新紙幣與法幣的兌換率，無論中國入超或出超，均對新銀行不利。這許多問題，在終極的結果，都集中在中國生產者之對法幣的態度，其信仰法幣與否是決定新紙幣成功或失敗的重大因素。

於是，日本是否能實踐此次戰爭之目的，樹立新通貨機構，必須履行如下三重條件：

第一，英美法等國若不協助新通貨機構的維持，日本必須澈底加強匯兌管理及貿易管理與之對抗。

第二，一方爲使新紙幣能成爲貿易通貨，必須堅持有外匯基礎；他方，擴大維持治安範圍，即所以擴大新紙幣強制通用範圍。然而，完善的維持治安又必須先行確立日軍的道德。在事變的解決過程中，道義之建設甚爲重要。

第三，最後的成功無論如何需要長期的歲月。因而，必須要求日本國民對事變解決能長久維持其絕大的熱情。這問題不是利己主義所能解決的，仍須貫澈道義的信念。

以上三項已經超越了通貨對策的技術的領域，歸結在處理中國事

記蔡威廉女士

沈從文

變的正義的性格問題了。即，因為忽視道義，治安即難於確立，在個人打算的觀點上又失去關於處理事變的熱情，因而，對英美法乃有屈服的思想；反之，若是重視道義，治安維持漸次有所成就，對事變解

決能保持最大熱情，則可要求英美法的轉變態度。中國事變已經付出極大犧牲，這極大犧牲如須獲得代價，不能不期待後者的政治的性格。

似乎是民國十八年左右，朋友胡也頻先生丁玲女士兩人，由上海遷往杭州葛嶺住家。過不久兩個人回到上海，行李中多了一張丁玲女士的半身油畫像。那畫顏色用得暗暗的，好像一個中年人的手筆。問及時，才知道是蔡威廉女士給畫的。當時只聽說她為人極忠厚老實。除教書外從不露面。畫并無什麼出奇驚人處，可是很穩靜，毫無浮囂氣。人如其畫，同樣給人一個好印象。試想想，在一個國立藝術學校，教西洋畫十年，除了學生此外幾乎無人知道，不是忠厚老實，辦得到辦不到？現在說起誰人忠厚者實時，好像不知不覺就有了點「無用」意思在內。可是對於一個藝術家，說起這點性格，却同「偉大」十分接近。正因一般藝術家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太不忠厚老實了。凡稍稍注意過中國藝術界情形的人，一定就還記得起二十年來的各種糾紛，以及各個人其所以出名露面的，或出國對客揮毫，用走江湖方式顯其所長，或國內阿諛權貴，用拜老頭子方式貢其所有。雇打手，作偽證，用心之巧，無所不至，談話之多，在教育史藝術上亦屬絕後空前。忠厚老實的藝術家；是一種如何希有少見的人！若有人肯埋頭努力，不求自見，十年如一，工作不懈，成就且不說，只看看那個態度，實不能不令人敬佩之忱。所以當時丁玲女士就覺得她很好。很可愛，像一個理想藝術家。

那張畫相雖出自一個忠厚老實藝術家的手筆，它的歷史說起來却充滿了浪漫性。第一次我看它挂在環龍路一個俄國婦人公寓裏，正是丁玲寫在黑暗中時節。第二次我看它挂在萬宜坊某人家三樓。正是也頗失蹤前一日。到後隔了數年，丁玲女士忽然在上海失蹤了，某個朋

友記載這件事情時，曾提及這畫相，說已連同許多信件書籍，已統被沒收入官。可是過半年後，她被禁止在南京陵附近獅子橋時，我去看望她，書房裏却挂了那麼一張大畫相。誰還給她的。向誰討回的，無人知道。

前年冬天我從北方回到湘西，住在沅陵。那時節南北兩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剛好合併，也遷沅陵上課。我有個哥哥素稱好事，生平只要得人信任，托他作事，總極高興幫忙。為代學校找木匠工人，忙來忙去，十分有趣。有一天，回來時却同我說：「到南門街上××店舖裏，看見一羣孩子，很可愛也很可憐，不知從什麼地方逃來的。住在那個懷地方，孩子們無人看管，在小天井泥水中玩。我問他：小東西，你是什麼地方人？那孩子舉起小手來說，打你，打你。好，要打我，我怕了，好厲害！」哥哥說到後來說笑了。哥哥同我上街去，從那鋪子經過時，正好遇着一羣孩子同一個婦人出門，走過去一點，却遇見一個長頭髮先生，很像胡也頻。我想起在上海某地方升降機旁見過文錚一面。試作招呼，果然是文錚。介紹後纔知道文錚就是蔡威廉，一羣孩子是兩個人的兒女。大家稍稍談了一會，到城門邊看看窰貨，就分手了。我那哥哥知道是我熟人時，恐怕他們初來，吃什麼都不方便，趕快為孩子們送了點小食去。看到孩子們都擠在一處，哥哥想，還不成，得換個住處纔好。即自動為他們去找住處，正擬和一個姓白的交涉，租賃他那未完工的新房住。學校恰恰出了事，鬧起風潮來了。一鬧風潮，糾察隊，打架隊，以及什麼古怪組織都一起出現，且鬧風潮牽涉到每一個教員，文錚自然也在內。教部派了一個陳先生來調

停此事時。借用我家房子開會，有些學生竟分批裝作寫生，故意來到我家大門前作畫，以便探聽誰進誰出。我覺得這真是藝術家的玩意兒，沾惹不得十分討厭。中國各地方正有百萬人在爲國家打仗，許多家鄉朋友親戚，傷痕未愈，就即刻又出發向前，這些讀書人來到後方，却打來鬧去，實在看不慣。且明白糾糾紛紛，是非混淆，外邊人毫無辦法。很有幾個藝術家疑心多，計策多，沾上去說不定還有人以爲我也在內，要奪他們臭皮蛋！因此一來，同大家都不常見面，同文靜夫婦也只見過幾次面。哥哥雖好客，且歡喜那一羣孩子，不敢邀他們來玩了。

我當時對於威廉的印象，同十年前差不多。她樣子很樸實，語言很少，正和她那畫像相稱。且以爲樸實的人，樸實的工作，將來成就一定大。

到昆明來後，我們濶巧又成爲鄰居同住北門街。問及時，方知兩夫婦都離開了藝專，失了業。其中經過情形并不明白，但總覺得古怪。文靜或和朋友意見不合，放下學校事不幹。蔡女士爲人那麼忠厚老實，對人幾乎可說無意見，對職務又那麼熱心認真，若非二子有意作成，她決不會同這個學校離開。當局稍微肯爲這個學校着想，肯爲藝術着想，本人即辭職，也一定加以挽留，不許她離開。可是她竟然離開了學校。且據朋友傳說。生活情形在沅陵時即已經很困難了的。但與兩夫婦談及學校時，她竟一句話不說。總好像貧窮是不什麼可怕的，學校倒有點可惜。不過人家不要她教書了，她還是可以自己畫畫。爲證明這點理想并不因離學校而受挫折，情形上就貼滿了她爲孩子們作的小幅精美速寫。可是事實上也就有點麻煩了。房子那麼小，大雜院那麼亂，想安靜作畫是不可能的。初來用人照例不合式，不上三天又走了，作主婦的就得爲一家大小口作飯。五個孩子雖然都很乖，大的間或還能幫點小忙，提提水，爐子裏加加炭，拌和稀飯，最忙的人自然還是主媽。並且腹中孩子已顯然日益長大，到四五月間必將生產。我住處進出需從他們廚房樓下經過，孩子們一見我必大聲招呼，我必同樣向這些小朋友一一招呼。常常看到這個作母親的，着了件

寬博印花布袍子，背身向外，在那小鍋小桌邊忙來忙去聽我和孩子招呼時，就轉身對我笑笑，我心中總覺得很痛苦。生活壓在這個人身上，實在太重了，微笑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表示。意思想用微笑挪開朋友和自己那點痛苦，却辦不到。

我每天早晚進出，還是依然同小朋友招呼。間或戲呼他家第三位黑而胖的小姐做「大塊頭」，問她爸爸媽媽好，出不出門玩。小孩子依然笑嘻嘻答應得很好。可是前兩天聽家裏人說，纔知道孩子的母親，在家生產了一個小毛毛，已死去三天了。死的直接原因是產後發熱，間接原因却是無書教，無收入，恐費用多担負不下，不能住醫院生產，終於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畫，六個孩子。

死下的完了，雖三十多歲即資志而沒，有許多理想無從實現，但人已死去，無所關心，既不必爲生活煩累，更不會受同行閒氣，或比生前安適，也未可知。朋友們同情或不平，很顯然都毫無意義，既不能幫助這個朋友重生，也不容易使這個社會轉好。惟生者何以爲生？行將墮入這種困境或已經到了同樣情形的朋友，是喃喃吸煙隨波逐流以作僞善好，是改業跳槽經營小生意以糊口？術藝界方面二十年來我們飽看了一切人與人的鬥爭，用盡一切技巧，使用各種法術，名分上爲的是理想，事業，事實上不外「飯碗」二字。真真在那里爲藝術而致力，用勤苦與自己鬥爭，改正弱點，發現新天地，如蔡威廉那麼爲人，實在不多，末了却被窮病打倒，終於死去，想起來未免令人痛苦。

列強空軍與我國空防問題(二)

葛世昌

英國

自國防白皮書之出世，英吉利之大空軍，已開始其建設程序。關於空軍擴張之主要目的者，為保持大英帝國之安全，連絡五洲之屬地，而間接者，則為鑒於集體安全之失敗，德意之囂張，而翼側不斷進步之蘇聯，由諸種之刺激，不得不發展其空防。

關於建設之程序，施行履進計劃法，即第一年(一九三七)擴張為國防上必要之限度，即等於德意合力之百分之七十五，四三〇〇架，第二年為第一年之兩倍，其兵力可與德意俄之合，第三年再加百分之五十——二〇〇〇架。即於戰時，三分之一，拱衛本土，三分之一，守護殖民地，其餘用以攻擊敵人，獨霸海上既可沒落，君臨空中，桑榆非晚，且其利用海軍之積蓄，以軍商艦艇之輸送，達到領地之各點，一至戰時，對屬地之增援，不必依賴海上聯絡，即以空軍之空中輸送力，即可維持戰事矣。

國防空軍之編組及其隸屬

自一九三六年德意志之擴軍，隔海已感覺空襲之脅威，因此激刺空軍進行徹底改造，關於質量增大無論矣，而其編制，亦呈一大之變化；即其由平時姿勢，而改戰時姿態，以其原

有之軍區制，變為司令部制，於表面視之，雖屬無異從前，而實際，已進入時刻動員狀態矣，今將改組後之編列下：

甲、部隊之編配

轟炸總司令部

第一集團——輕轟炸部團部隊，第二集團——中轟炸團部隊，第三集團——重轟炸部隊，第四集團——補助轟炸部隊。

驅逐司令部

第十一集團——驅逐部隊；第二十二集團

偵察部隊(陸軍)

訓練總司令部

第二十三集團——訓練部隊及學校，第二

十四集團——技術訓練部隊區，戰鬥兵器集團

戰鬥演練部隊。

海岸防禦總司令部

魚雷部隊；戰略偵察部隊；艦上部隊；飛

船部隊

乙、兵力數目

本土方面

轟炸四十六中陸(內含第一線輕，中重各轟炸隊)——計五百五十二機

驅逐二十三中隊——第一綫，(內有雙座

驅逐機一部)計二百七十六機

陸軍偵察五中隊——第一線機計六十機

連海戰略搜索四中隊——第一線機計七十機

氣艇五中隊，第一二綫用計三十餘

合計國內第一二線機艇數九百九十餘機

屬領方面

轟炸十九中隊——第一線機，大部為複用式，計二百十九機

偵察及複用五中隊——第一線機計六十機

氣球四中軍，——第一線用計二十四機

合計三百〇三機球

海上空軍兵力：

轟炸十三中隊，偵察十一中隊，飛船二中

隊。

合計艦上兵力共二百二十機

總計第一線共飛機一千五百十五架

須備飛機約有三倍補充量

按白皮書計劃預定一九三八年底可擴增以下之數字：

本土 第一線機一千七百五十機

屬領 第一線機四百二十三機

海上 第一線機三百五十七機

總計第一線機二千五百三十架

預備飛機當隨質量增加，亦將保留三倍補充量矣。

丙、積極防空兵力

第一線防空兵力

高射炮兵司令部 二

防空高射營 七

(各營由高射砲及照空連而成)

軍團高射砲連 五十連

照空燈連 六十六連

地方防空部隊

高射第一師(駐倫敦四郊)

高射第二師 駐蘇格蘭

阻擊氣球一部

情報部隊。

德國

自凡爾賽簽約之德國，已呈軀殼僅存之國家，經濟業已破產，軍事完全覆滅，於希特勒秉政後，命令戈林，重創空防，於將近五年之時間，居然能成立強大空軍，是足見德人之精神，抑亦戈林將軍之毅力矣。

查德國於復興空軍時，一掃過去之因襲，斷然改組航空工業，及着手創設新式製造廠所，注意根本建設，運用敏捷手段，於最短期間，完全變換，且為組織未來之大空軍，及宏量生產，並為補充戰時之器材起見，均於立案時，準備完成之。

德國擴張空軍過程中，歐洲各國，均未預料其進步之速。想像，於一九三五—三六年，其飛機產量，突躍為世界第一，依戈林鐵腕之督飭，各工廠之工作効率，均較各國為高，如 Junker 一廠，其工人不過一八，〇〇〇

〇人，而每月之產量，可達千餘架。

然如此之生產，頗足妨礙工業之進步，海外消化既為滯緩，本國要量，更不能全部購置，儲積愈多，型愈落後。因此政府，用合理方法，改造工廠，使成集中制度，俾行有力統制，及改良新型製造。宜乎法人所稱，以最小之努力，而獲最大生產之方法。

甲、國防空之編制及其隸屬

自一九三五年之複軍後，行全部國防之改造，其空軍本部，直接隸屬於國防，而其下更設軍民航空局，以統一行政及民航。

乙、空軍編組

關於德空軍之編組，逐年變更中，關於編組之細部，各國無法作詳細之調查，今以逐年擴張之隊數如下：

年份	中隊個數	實用機	人員
1933	36	409 機	12000 人
1934	84	500 機	28000 人
1935	225	1800 機	42000 人
1939	369	24000 機	55000 人
1937		48000 機	80000 人

前表所示，在一九三三年，雖其機數僅為四百架，但為預期未來之擴張，已養成空員一，二，〇〇〇人，按其準備計劃，於一九三八年飛機可達五七〇〇〇架，空員可達九〇〇〇〇人。

乙、現有機數區分

重轟炸機	八〇〇架
輕轟炸機	六〇〇架

驅逐機 四五〇架

多座驅逐機 三〇〇架

偵察機 五〇〇架

各級勤務機 二〇〇架

合計二八〇〇架

美國

英國近年來之空軍並無顯著之變化，其空軍部份，仍分別隸屬於海陸軍，於最近年來成立戰略部隊，惟此項部隊，隸屬於軍區司令官，其戰略門法，仍屬分割制也。

美國空軍之數目，其飛機現已達二八〇〇架，氣艇一大隊，海軍機預定於一九四〇年，可增加至一九一〇架。

意大利

意大利本為歐洲軍事落後之國家，陸軍稱為却兵，海軍亦無特色，自莫相秉政後，知其弱點，因以全力，擴張空軍，由一九三六後，其空軍建設及組織，復呈顯着之變化，蓋伊秉賦，即感先天不足，故莫索里尼，於執政時，既懷開拓宿志，至於向非洲侵略野心，早已準備矣，為達此施行之工具，擴張陸軍，戰鬥力薄，建設海軍，又感不濟，因此基於杜黑之靈陶，決心創設空軍，於一九三六年意阿戰役，空軍薄揚聲威，同時且於地中海上，予英以至大之威脅。關於空軍之勢能，業呈為極時代敵門之軍格，故二年來之經濟力，大部使用於該方面，且阿比西尼亞戰役後，其空

軍完全改用新器材，飛行學校，增加頗多，預備教育，亦多改進，而其戰鬥力，當無形增大矣。

甲、戰術上空軍編制

劃分全國為軍區制，計米蘭，羅馬，拿坡里，巴爾都，此外尚有軍區司令部六，計利比利亞三，東非一個。

乙、兵力

空軍軍團（獨立空軍），直轄空軍師三，計空軍旅七計十七聯隊，及特務一中隊其中隊數如下：

轟炸中隊三十六 飛機二八八架

驅逐中隊三十六 飛機四五〇架

攻擊中隊十二 飛機一四〇架

共計八六五機

陸軍協同隊

計空軍三團一獨立隊

各級協同中隊二十五中隊，飛機二七六機

海軍協同隊

計空軍二團，又三大隊及九獨立隊，

各級協同中隊二十人， 機數？

艦上機 八十二架

殖民地空軍

計兩獨立大隊及四中隊

各級複用中隊十二， 飛機一四四機

現在尚有四十七中隊，已輸送於非洲，

惟其編制不明

教育用

計各級學校用機三五〇機

教育用而係舊式者一〇〇〇機

總計各級機共一二，六〇〇架，

積極防空兵力 四團

日本

日本為我正面之敵人，其頑強戰鬥之工具，亦係山彼空中之兵力。故為研究其戰鬥實力，應着眼於其空軍，惟於其實力之調查，按日軍戰前之數量，人人言殊，其於國際登記者，為一六二〇架，究其實數如何，吾人無從詳切。在一般研究軍情者，對於敵國軍事估計，不可太高，影響國民作戰心理；而如估計過低，則另忽略國防準備，今假敵人兵力，既如前數，而七七戰起，敵人無時不以對我作戰為名，時刻擴充戰備，蓋其基本國防政策，無時不以中蘇兩國為對像，於戰事未起，其軍部尚且畏懼政黨之反對，不能隨意增加軍費，於開戰後，軍人氣焰，無人扼止，不俾政治機構，任其支配，既國民生活，無不在其操縱也，關於戰費，而任意取結，各種軍需有關事項，當亦隨之增設，敵國自開戰以來，其銷耗戰費，已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今按美人估計，敵人每日銷耗費用，不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元，計以十八個月之全費，亦不過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足矣，其漏餘巨款，究何處用乎，吾人當有以研究矣。

此無法解決者，利用時機，同時增設之。故其龐大軍事預算，表面雖屬對我銷託，而其實際，迺利用機會，補充其不足者也。其補充部門，於陸軍方面，吾人亦不斷由情報見之，增大重武器——大砲及機械化部隊，在海軍方面，則力爭海上勢力平衡。秘密製造艦艇，增大主艦噸數；而於空軍方面，各國無法詳作調查，因飛機為極小目標，製造場所，更不需要大規模組織，只要分工合作，零件預備完成，則武器既可用。且現代飛機造兵業，並不完全賴於專有製造廠處。於各種工業發達後，各場所均可補助製造也。

致之敵軍初期所用之飛機，一般係非現代之機種，而由不斷之銷耗，其舊式機，不為我軍之擊毀，既屬已達退役報銷年齡。故由去年下季以來，敵軍所用者，由擁獲機之致察，一般新式，似其因需要關係，當然，不得製造及補充，而其造兵業之進步，亦當想像也。

按現代各國空軍之趨勢，一般獨立作戰為主旨。敵人統稱軍事進步國家，其思想當亦不肯落後，故數年來日本軍部主張，早擬成立專部。惟因軍事歷史之關係，及假想作戰用法，不得不遷就實際，採用統一指揮，而行配屬使用。謹將其現狀逐部討論如下：

甲、最高統帥部及其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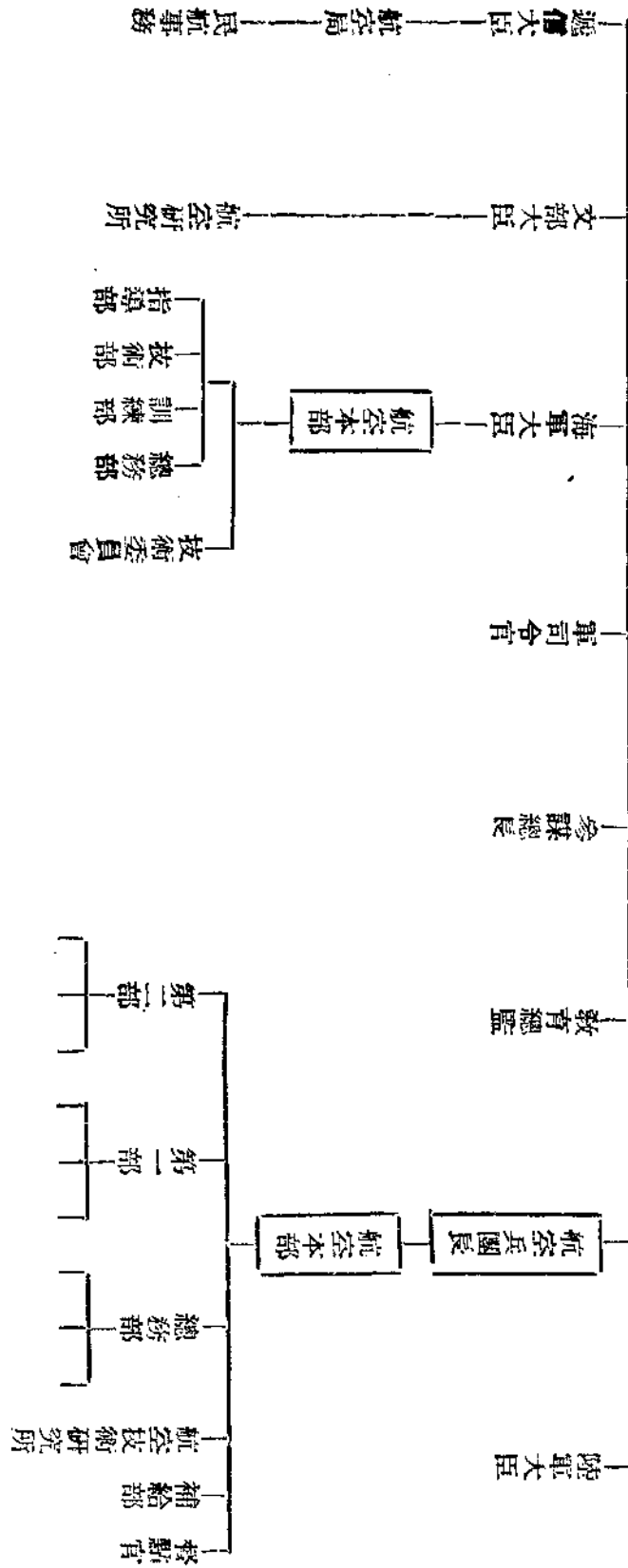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軍部方面建議，將全部軍用及民航，仿各國先例，成立專部，統一指揮，以達獨立作戰之目的。經海軍方面之反對，未克實現，直至現在，仍保配屬之形勢，而區分

於海陸軍。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陸軍航空部隊，組成獨立部隊，設置航空兵團長，行航空部隊，統

一之指揮。在其系統上，該兵團長，直接隸屬於天皇，其地位，與陸軍大臣，參謀總長，訓練總監居於同儕，惟最高經理機關，因歷史上

隸屬陸軍部範圍，近期内無法分離，其一部機構上，仍與陸軍省，有隸屬之關係，今將其最高統帥系統及與經理有關之系統列之如下：



乙、編組

日本空軍之兵力，現有十四聯隊屬於陸軍範圍，其海軍航空於一九三七春季擴編，已達三十一戰隊，關於氣球部隊，已於空軍完全脫離，編入砲兵部隊，在陸軍十二年擴充計劃中，有指定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為開設及補充空軍之用，關於各部隊之隸屬於下：

陸上空軍部隊（按本年空軍之調查）

- | 第一飛行兵團 | | 第三飛行團 | |
|-----------|-------|-----------|-------|
| 陸軍飛行第一聯隊 | 瀨戶俊二 | 陸軍飛行第八聯隊 | 下重長四郎 |
| 陸軍飛行第二聯隊 | 栗山新太郎 | 陸軍飛行第四聯隊 | 佐佐成 |
| 陸軍飛行第三聯隊 | 中平原量 | 陸軍飛行第五聯隊 | 柴田信一 |
| 陸軍飛行第七聯隊 | 島田隆一 | 陸軍飛行第十四聯隊 | 川田長太郎 |
| 陸軍飛行第二飛行團 | 菅原道夫 | 第四飛行團 | 安藤三郎 |
| 陸軍飛行第六聯隊 | 中富秀夫 | 陸軍飛行第十聯隊 | 阪口芳太郎 |
| 陸軍飛行第七聯隊 | 河原遠明 | 陸軍飛行第十一聯隊 | 高橋長吉 |

陸軍飛行第十二聯隊 加藤正美
 陸軍飛行第十三聯隊 上條直
 陸軍飛行第十五聯隊 ?
 陸軍飛行第十六聯隊 ?
 直轄部隊
 愛國關機特務隊 青木武三
 學生義勇隊 近藤兼利
 駐屯飛行隊 岡部猛
 輸送特務隊 川口進六
 空運輸隊 青木篤
 獨立陸軍飛行隊
 陸軍第九飛行聯隊
 陸軍第十七飛行聯隊
 陸軍氣球隊
 海上空軍部隊
 鹿屋海軍航空隊 石井義江
 木更津海軍航空隊 竹中龍造
 大村津海軍航空隊 千田直敏
 館山津海軍航空隊 戶塚道太郎
 母艦及飛機搭載艦
 龍驤 航空母艦
 鳳翔 航空母艦
 蒼龍 航空母艦
 加賀 航空母艦
 赤城 航空母艦
 能能呂水上機母艦
 神威水上機母艦
 知床飛機輸送艦
 野島飛機輸送艦

神川丸飛機搭載艦
 衣笠丸飛機搭載艦
 香丸飛機搭載艦
 丙、中隊數目
 因作戰以來，中隊個數增加頗多，尙未確實調查。依戰術判斷，其陸上中隊數，似約五十中隊以上；海軍似仍為三十大隊之間。
 丁、飛機數量
 屬於陸軍者
 部隊現役者 八八四架
 待機使用者 二五四架
 教練用者 ?
 共計一二〇〇餘架。(教育用者未計之)
 屬於海軍者
 海岸用機 四七二架
 母艦搭載者 三二九架
 教練用者 ?
 共計一一〇〇架
 戌、飛行人員
 陸軍 六〇〇〇人
 海軍 九八八七人
 屬於陸軍者
 明野驅逐(戰鬥)學校
 下志津偵察學校
 瀧松轟炸(爆擊)學校(轟炸根據地)
 所澤飛行學校(內含軍官下士及幼年各級)
 各務原根據地
 駐軍及第一旅團及其空軍總根據地
 八日市根據地

駐軍第三、八、兩聯隊
 太力洗
 駐軍第四聯隊
 六一川 根據地
 駐軍第五聯隊及各獨立驅逐隊
 日本飛行學校，亦駐在此地。
 平壤 根據地
 駐軍等六聯隊，近聞開設一飛行學校。
 三方原 根據地
 駐軍第七聯隊
 台北 根據地
 為對華南空軍根據點
 此外大連錦州，濟州島，均為對我根據點，但其兵力不詳。
 屬於海軍者
 大村根據地
 木更津 根據地
 檜須負 根據地
 館山 根據地
 鹿屋 根據地
 霞浦 根據地
 巳、民用航空
 大正九年陸軍省始開設航空局，負責民用航空事業。負管理，監督，保護，獎勵及設施諸業務。後此局改隸於遞信省，經不斷之努力，於現在已有民用飛行學校十六校，製造廠十三所，且歷年增加，民用飛行員已有三千，飛機數已達五〇〇架左右。(未完)

國際風雲

衣家驥譯

斯塔林在第十八次聯共代表大會席上報告之節略

(一) 新經濟危機

從一九二九年的下半年起，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發生了經濟的危機，一直延長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年終。此後由經濟危機而轉入了蕭條的狀態，後來工業方面倒也曾略漸振興與好轉。但是此番工業的勃興並未轉入了繁榮。却得其反，新的經濟危機自一九三七的下半季起便開始了；首當其衝的便是美國，其後英，法以及其他各國也都殃及。

象徵此番新經濟危機的一般特點，就是有好多地方却與上次的經濟危機迥乎不同，且其特點並不在比前次較佳那面，而是關重較為更險惡的反面：第一，此次新經濟危機並非繼工業極度興盛而起，乃是緊跟在蕭條之後；這就是說，現今的經濟危機將更為嚴重；第二，現在的經濟危機並非發生於往常生活安定期間，而是恰逢發動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時代。當着日本對中國拚命戰鬥着的第二年，破壞了整

個廣大的市場，並且弄得其他各國簡直就沒有涉足的餘地，同時，在另一方面德，義已把自己的國民經濟改入戰時經濟的軌道。現今日的經濟危機，其所異於前者，厥為現今的危機並非為全球共有，而暫時主要只是籠罩在那些經濟力最雄厚，而仍未改入戰時經濟軌道的諸國頭上。至於如同日本，義大利，德意志等侵略主義國家，因為她們會把自己的經濟重建於戰時狀態的基礎上，傾全力的發展自己的軍需工業，雖然還未曾感到生產過剩的危機，可是已愈漸趨近牠了。換一句話來解釋，就是說，等着那些經濟力雄厚的非侵略主義國家由經濟危機支配下匍匐出來，那正是各侵略主義國家已把自己所有的現金與原料揮霍淨盡之時；將必步入極為淒慘之經濟危機的窘境。這可以很明顯的由下列表內所載之各國擁有現金數量（以百萬美金為單位，均按舊金價折合）指示出來：

從上面這個表裏可以看得出，德、義、日三國所有的準備金，合在一起的總值，仍不足僅瑞士一國獨有的數量。下列一表顯示最近五年來工業狀況。

每年生產量的體積對一九二九年的工業生產量之百分比率表

國別	美國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德意志	日本	蘇聯
一九三六年末	一二,九八〇	六,六四九	二,〇二九	八〇,〇	七九,八	一一八,七	一一三三,三
一九三八年九月	一四,三〇一	八,一二六	二,三九六	九三,八	九四,〇	一四一,八	一一九三,四
一九三三	七五,六	一〇五,八	六七,四	九三,八	一〇六,三	一五一,一	一三八二,三
一九三六	八八,一	一一五,九	七九,八	八七,五	一一七,二	一七〇,八	四三四,〇
一九三七	九二,二	一二三,七	八二,八	九九,六	一二五,〇	一六五,〇	四七七,〇
一九三八	七二,〇	一一二,〇	七〇,〇	九六,〇	一二五,〇	一六五,〇	四七七,〇

從上面的表裏可以看得出：蘇聯並不曉得這種經濟危機，而且她的工作是蒸蒸日上；至於英、美、法等國則已開始感到嚴重的經濟危機，但義、日兩國，比德國還早，就把國民經濟改入戰時經濟的軌道，因而於一九三八年便已轉入了工業衰落週期的方向；德國的工業，雖然暫時尚能現出極微的優勢，然而也必將步今日義、日的後塵，而走入同一途徑。

顯然的，經濟危機決不會不引起各列強間關係之尖銳化。上次發生的經濟危機早已引起了各列強間尖銳的鬥爭。今日的新經濟危機當促其趨於更尖銳了。可是而今問題的關鍵不在市場上的互利競爭，也不在歷來的商戰，更不在傾銷的經濟鬥爭。這類鬥爭的方法，早經公認爲不足生效了。問題的關鍵却在今日藉武力來解決的世界的再分割，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定，及殖民地等。

(二) 國際情勢尖銳化

下面是張造成新帝國主義戰爭的許多最重要事件的一覽表。一九三五年義大利，輔向阿比西尼亞，將她攫到手。一九三六年夏季，德、義兩國共同實行了武力干涉西班牙內戰；於是德乃置重兵於西班牙北部與西屬摩洛哥，而義則屯兵於西班牙南部與巴利阿里羣島之上。日本雖於事前業經奪得東四省，一九三七年更衝入了華北，華中，強佔了北平，天津，上海各地；其後便開始在佔領區域內排斥和她角逐的各外邦。一九三八年初，德國合併了奧國，同年秋，更侵入了捷屬蘇台德區。一九三八年末，日本奪取了廣州，一九三九年初更霸佔了海南島。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戰後所樹立的制度其大綱有二：(一)在遠東爲九國公約，(二)在歐洲則爲凡爾賽和約。視國際聯盟爲根據集體安全的精神，在此項制度範圍內，任以調整各國間之關係。可是那侵略主義的三國竟把這種制度整個推翻。日本首先扯碎了九國公約，其後凡爾賽和約也遭到了德、義底蹂躪。爲了神脫血手的羈絆，這三國都退出了國聯。當今的新帝國主義大戰已成了不可掩飾的事實。

法西斯黨酋，在未投入戰爭漩渦之先，決意要在世界公論上虛構些事實；換句話說，就是欺世。這不是德義軍事結合來侵害英法的權益嗎？那有的話，一點兒都不是結合。我們這僅不過是一種無意欺侮他人的柏林——羅馬軸心而已……這不是一種德、義、日在遠東的三國軍事結合嗎？全屬無稽之談。我們這僅僅只是無意欺侮他人的柏林——羅馬——東京的三角而已……這不是反抗英、美、法各國權益底戰爭嗎？太小題大作了。我們作戰是對抗共產國際。如不肯置信，請閱「防共協定」。侵略者大人先生們就是想這樣來蒙蔽世人的視聽。但是無論是什麼「軸心」，怎樣「三角」以及什麼「防共協定」全都不能掩飾實際的戰爭。戰爭究竟是戰爭，侵略者仍舊是侵略者。

現在這新戰爭的特別象徵，就是牠一直到了今日仍未演成全世界的大戰，願戰的幾個國家都是那些侵略者，想盡了各種方法，希圖染指各非侵略國的權益，首遭其害的便爲英、美、法三國，可是不料她們竟往後退，向侵略者步步退讓。以至今日我們便眼見着，公然展開了損害非侵略國家權益底，再分割世界與重劃勢力範圍，然而竟會不遭逢任何的反抗；或在她們相當放任之下呢。這雖然難以令人置信，但是究爲事實。

這次新帝國主義戰爭所特有，而又極爲罕見的單方面性，究竟如何作解呢？莫非這就是說非侵略國家實力薄弱嗎？的確不然。各非侵略國合在一起的時候，無論是在經濟上或軍事上，這本無須置辯，都比法西斯主義的諸國強得多。然則此種情形下這幾個在全局上對侵略者整個的讓步，又叫我們何以作解？本來可以這樣解釋：假設戰爭變成世界戰爭，則都懷有一種恐怖的感覺；深怕會發生革命……；但是這仍不成今日主要因素，更不是惟一的緣故。真正重要的原因乃在多數的非侵略國家，特別是英、法兩國，拋棄集體安全政策，放棄集團抵抗侵略者的外交方針，轉而堅持不干涉主義的立場，嚴守中立政策。雖然美其名曰「不干涉主義外交政策」，而實質上却是縱情於侵略，聽憑戰爭到處蔓延——結局是使牠一變而爲世界戰爭。在不干

涉主義政策裏，可以透視出下面的趨勢：勿阻擾侵略者製造她自己卑史，譬如說，勿阻擾日本投入對中國作戰的糾紛裏，若是對蘇聯那豈不更妙。對德呢，則也不防礙她踏入歐洲紛亂的政治中，使其涉入對蘇的戰爭；任憑這些參戰的國家全都深深陷入戰爭的泥塘裏，盡量由着他們彼此來削弱，互相來滅殺實力，而事後趁着他們都疲憊不堪的時機——便拿出她的新銳實力；一躍而登世界的政治舞台，當然是爲了「救濟和平」，向着筋疲力盡的參戰國家強行提出自己的要求。這真够了物美價廉。

譬如單就日本一國而論。當日本闖入華北之先，英、法各有力報章上，相似的喊叫出，中國實力薄弱，不堪抵抗，更發出了日本可能底，在兩，三個月內便完全征服中國——像這類的論調。事後歐美的外交政策乃轉爲靜待時機的成熟和嚴重注視大局的推移。當着日本展開了軍事行動之後，首先就把上海讓與日本，接着又將廣州出讓，後來更把海南島也退讓了，至於香港却又任憑他陷入重圍。這豈不直同對侵略者的鼓勵；在那裏說，只管往戰爭裏鑽吧，在那裏要看情形如何，再談我們一切的問題。

不然再拿德國來舉個例。先把奧地利亞讓給了她，並且更抹殺了一切的義務和責任，却置捷克於度外而聽其自然。可是事後却又在各刊物上聳動聽聞的諛言「蘇聯陸軍實力薄弱」，「蘇聯空軍腐化」，在背後推動着德人往東前進。這直同對侵略者的推動和鼓勵。同一性質的對於烏克蘭問題的論調在英、法和北美各報端上，一時也曾甚轟動。她們曾經大聲疾呼：德人進軍蘇聯之烏克蘭。彷彿是，這種聳動聽聞底目的，是在激怒蘇聯來反抗德國，並煽動無確實必要的對德衝突。自然，非常可能，在德國裏很有些喪心病狂之流，夢想着把巨象般的蘇聯，烏克蘭吞併歸如同蠕虫般渺小的卡爾巴特，烏克蘭。設若果真那邊却有這類精神病者，無須猶豫，我們這夢會找得到大量的，專爲束縛這類瘋狂病人的緊衣。

(三) 蘇聯外交政策

戰爭造成了新環境，她投入了國際關係中一種恐慌和不穩定的空氣。自然的，蘇聯對於這種威脅的事實亦不能坐視。我國堅持擁護世界和平的政策，同時一面對於加強我們赤色陸軍和海軍的作戰準備，展開了最繁重的工作。一九三四年末我國加入了國際聯盟，乃是出於這種理論，就是國聯雖然實力空虛，然而仍有可用之處；譬如作爲暴露侵略者一切陰謀的場所，或者在某種程度內，（固然脆弱）當作阻礙戰爭迅速發展的一種和平工具。一九三五年法國和蘇聯間曾訂了反侵略的互助條約。同時和捷克亦曾訂同類的條約。一九三六年三月蘇聯與外蒙共和國訂妥了互助條約。一九三七年八月蘇聯與中國間的互不侵犯約文也告成立。

蘇聯現行外交政策是非常顯明而易於瞭解。

(一) 吾人擁護和平，促進與各國間之事業上的連絡，無論現在或將來都要確立在這種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在對蘇聯的關係上持有同樣的立場；而不來企圖損害蘇聯的利益。

(二) 吾人對與蘇聯有共同國境的各鄰邦，主張和平的，親近的，善鄰的邦交，無論現在或將來我們都要確立在這種立場上，只要各鄰邦對於蘇聯持有同樣的立場；並且不來直接的，或間接的企圖破壞蘇聯國境的完整與不可侵犯。

(三) 吾人主張援助被侵略主義所犧牲，並起而奮鬥，爭取自己祖國生存獨立自由的各民族。

(四) 吾人並不怕侵略者任何的威脅並且對於戰爭之煽動者，凡企圖違犯蘇聯國境之不可侵犯者，具有給余加倍打擊之決心以答復其侵犯。這便是蘇聯的外交政策。

——一九三九，六月，昆明——

歐局的危機與日本

譯自日本大陸雜誌五月號

益田豐彥著
惠之譯

在歐洲大陸，在地中海，在北非，在東亞，都高響建設「新秩序」的聲浪。設計和建設這種「新秩序」的主動力，在歐洲是德國和義國，在東亞是日本。

建設「新秩序」是以清算舊秩序為前提。在歐戰後二十年來支配着世界的舊秩序，現在根本動搖起來了。設計和建設舊秩序的英美法等國家，是要維持自己所設計建設的舊秩序，因為舊秩序存在的一天，它們才能有效地享受其利益的，因之，舊秩序的擁護，成了它們的至上的目標。這樣一來，凡是進行建設「新秩序」的工作的地方，不論在東亞，不論在歐洲，都要和舊秩序發生摩擦，即在企圖建設「新秩序」的德義日與企圖維持舊秩序的英美法等國之間，要發生一種軌轢，世界的危機，就是從這種軌轢聲中爆發出來的。

在目前，世界危機的焦點，大體是集中於三個地帶，即義國行動目標的地中海和北非，德國行動目標的中歐和東歐，以及日本行動目標的東亞。

義國侵略阿比西尼大功告成，英義締結協定，西班牙問題大體達到了義國的願望，因之在地中海捲起了濃厚的暗雲的英義的鬥爭似已進入了小康的狀態。然而，地中海和北非並不因之而能真正蘇生於和平的陽光之中，在這些地帶，由於法義的複雜關係，又醞釀着新的危機，捲起了新的暗雲。

在歐洲大戰的初期，即在一九一五年，英法爲要把義國從三國同盟拉到協約國來，和它締結了倫敦密約。英法答應義國，等到將來分配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的時候，對它也要給與相當的酬勞。然而大戰終結之後，英法並沒有履行它們對義國的諾言，義國的不滿，就是胚

胎於此。

在一九三五年，法國爲妥緩和義國的不滿，準備和它締結協定，對它給與相當的讓步，但由於義阿問題的惡化，法國終於沒有批准和義國商定的協定。以後經過了四年之久，義國的慾望增大了，不是一九三五年時的慾望了。結果在去年冬天，義國公開聲明放棄法義協定，而進一步要求以一九一五年的倫敦密約所規定者爲基礎，來調整法義的關係。去年三月二十六日，墨索里尼在法西斯黨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的演說中，曾聲稱法義間的懸案乃是都尼斯，直布的和蘇彝士的問題，而闡明了對法要求的輪廓。但是現在所得知的，只不過是輪廓而已，具體的內容還是未知之數，根據國際消息的臆測，義國對法要求的具體內容是：保證都尼斯意大利人的地位，減低蘇彝士運河的運航費，使義國得參加蘇彝士運河公司，關直布的港爲自由港，使義國得參與經營阿的斯貝巴鐵路的经营。但義國的要求是否僅是如此，在目前還未明確知道的。

法國達拉第總理在三月二十九發表廣播演說的時候，一方面他宣布如果義國正式提出申請，則法國準備與之舉行談判，但另一方面他又聲明法國決不以寸土讓給義國，這也許就是由於害怕義國的要求恐要超出以上所述的臆測的範圍的緣故。在第二天墨索里尼也發表一篇演說來回答達拉第，聲稱「不問外交上的協定如何，義國決不願做地中海的囚犯」這表明義國決心藉外交談判以外的方法來貫徹它的要求。在義國對法要求尚未具體明示出來的現在，今後法義關係將如使開展是很難推斷的。但是可以說：在地中海存在着歐洲危機的一個焦點，乃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更須加以注意的就是在東歐和中歐展開了活潑的行動的德國的動態，德國的行動是和義國氣脈相通的。斯洛伐克與捷克政府間的糾紛，給德國以確立中歐霸權的絕好機會。斯洛伐克於三月十四日在德國全力策動和後援之下而宣告獨立了，到第二天捷克政府也經不住德國的壓力而被迫承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為德國的保護領土了。斯洛伐克也遭到了同一的命運，萊特尼亞被與德國有同盟關係的匈牙利佔據了。自去秋吞并蘇台區以來，籠罩在捷克共和國之上的那有力的德國勢力，現在已完全把這個共和國吞下去了，而且德國的野心並無止境，繼續着強迫羅馬尼亞提供了煤油的利權，這樣一來，德國的支配力已經超越了中歐能伸到巴爾幹去了。

這樣的情勢，將促進舊秩序的急激而根本的變革，而且是對舊秩序的設計者和建設者——英法的強有力的挑戰。因之，英法及其他以維持舊秩序為有利的列強的態度，隨着就顯著地強硬起來。在去年秋，德國吞并蘇台區的時候，曾聲明這是在歐洲的最後的領土要求，並且還承認保證捷克的新的國境，但是到了現在這種約言完全棄之如弊屣了。德國曾經主張它從來的行動是以將一切日耳曼人統一在德國之下為最終的目標，但是到了現在，因為它吞併了捷克，所以把其他許多民族都置於它的支配之下了。這是很明顯地和它自來的民族主張相抵觸的行動，這證明德國的行動已超出了民族問題的領域，而開始轉變為真而目的帝國主義政策。

如果單是依賴條約，而不另採適當的處置，德國的行動簡直不知要展開到甚麼地步。英法是懷着危懼之念的，它們為要制止德國和與德氣脈相通的義國的行動，是不得不樹立一種以實力為背景的实际的方略的，而英法也已被迫而有這樣的決心了，然而在列國的這種實際的方略還沒有具體化之前，德國的銳鋒已由中歐迫進東歐了。立陶宛支配下的米美爾於三月廿一日被奪去了，歐洲的重心，從此移至東歐，波蘭成了被侵略的目標了。德波間的懸案是但澤和波蘭的走廊，根據傳聞，德國已向波蘭提出三個要求即歸還但澤，允許德國建築德國經過走廊而通至東普魯士的軍用鐵道，表示波蘭對蘇聯的態度，若波

蘭應允這三個要求之後，德國保障波蘭的國境，與波蘭締結為期十年的友好條約。這對於企圖維持現狀的各民主國，是一個很大的刺激。

英法兩國在焦燥與苦惱的心境下，極力拉攏波蘭，蘇聯，羅馬尼亞等國，結成抵抗德義軸心的反德義陣綫，特別是以牽制德國為目的包圍德國陣綫。英國首先企圖邀約反對德國的各國，表示反德共同宣言，但是這種企圖由於波蘭的反對而沒有實現，因為波蘭認為單是發表空洞的共同宣言，是不會發生甚麼實效的。同時，蘇聯也曾策劃召集國際會議，藉以制裁德國，然而英法單是為要牽制德國，是很想利用蘇聯的，但若不願意使蘇聯得到藉以干預歐洲政局的機會。由於英法與蘇聯意向的不同蘇聯的策劃也沒有見諸實現。

最近為一般所注目，而被視為牽制德國政策的具體的表現的，就是三月卅一日張伯倫在下院演說，他曾大聲疾呼，宣稱若波蘭受德國的攻擊而獨立受威脅時，英國立即加以援助，給以軍事的保障，並說明法國也贊成英國的態度，願意和英國採取共同的行動，據稱法國也採取同樣的手段，企圖把波蘭和羅馬尼亞拉入英法軍事同盟，而結成四國互助公約，藉以實現反德的包圍陣綫。總而言之，自去年秋慕尼黑會議後，由於英德不戰共同宣言的發表，英義協定的實施，德法互不侵犯宣言的公佈而呈小康狀態的歐洲政局，最近又遇過嚴重的危機，在銳意進行建設新秩序的德義和欲加以阻止的英法等民主國之間，很明顯地表現出對立的關係來。

但是，英法和其他墨守舊秩序的各民主國的行動，總是落於德義行動之後，等到感到要採取某種行動之前，德義的行動已經成為既成的事實了。要將被改變的秩序恢復原狀，惟一的方法，就是行使武力，但行使武力就要決心忍受巨大的犧牲，若果不願犧牲，那麼任你怎樣結成以英法為中心的包圍德國陣綫，任你舉行怎樣制裁德義的國際會議，對於已經被變更了的秩序是沒有辦法使之恢復原狀的。如果認為這樣的方策有多少效果的話，充其量也不過是對未來的德義行動的一種牽制作用而已。因此之故，如果德義的行動僅是止於現在的限度，縱令德義與英法等國的對立關係如何顯著，縱令英法波成立如何的

互助條約，縱令蘇聯也參加進去，只不過有結成包圍德國陣綫這一事實而已，歐洲政局是不會發展到戰爭的階段的。

義國剛剛吞併了阿比西尼亞之後，就馬上去干預西班牙戰爭，更進而對法提出要求；德國剛剛吞下奧國就繼續吞併蘇台德區，吞併捷克，更進而吞併米美爾，這決不是神經失常的舉動，也不是單純可以用「無止境的要求」來說明的，歸根究柢，我們不能忽視這是德義兩國內在的經濟上的自然法則的要求。這種自然法則的要求，不是靠擴大領土所能滿足的，而且恰恰相反，這種要求是有累近增大的傾向。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發揮支配勢力的動力不純是一種慾望，而主要是由於自然的法則。在此有一種難以使德義行動停止的根本的原因，有一種使歐洲危機不斷出現的基本的條件，因之，歐洲早難免受砲火的洗禮。

日本現在積極在東亞建設新秩序，建設新秩序的舞臺是中國，而中國很久以來，就成為英美法等列強利害角逐的舞臺了。作為東亞新秩序的設計者和建設者的日本，由於參加反共協定的關係，是與陷於歐洲政局糾紛的漩渦中的德義匈等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因此，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過程將顯著地複雜起來，因此，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目標的日本外交，也必然的非多面不可。

去年三月六日有田外相在衆議院預算總會的席上曾經說過：「日

美國外交政策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美國公共輿論考慮到外交政策的混亂狀況，可以認為是由下述的事實造成的：第一點，總統和國務院努力想獲得中立法案的修正，俾使美利堅合衆國能够輸出軍需品和糧食給予愛好和平的交戰國，而完全拒絕售賣任何物品給侵略交戰國。總統從國務院選出的建議，決定

本外交方針的樞軸，在現在是對抗第三國際的德義日協定的關係。——但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觀點來看，以確立日本在世界的地位的觀點來看，單靠德義日防共協定還不成的。英法美等國家認為德義日關係權能國家間的結合，其實這完全是錯誤的觀察，日本與德義之間，僅是在防共關係這一點上互相接合，而並無對抗英美等民主國的意味，「他闡明了日本外交的多面性，同時也說明了對德義關係的限度和日本外交當前的課題。這作為日本當前的外交政策，乃是一種最賢明的方策，今後日本外交技術的展開，應當始終墨守這個方針，切忌改弦更張。」

現在歐洲政局是以孕育着非常嚴重的危機，美國也漸次從擁護民主主義的立場，有加入英法陣營的趨勢。但總之這是歐美的問題，不是東亞的問題，而歐美的問題是應當使歐洲諸國自己決定的。日本決無參預的必要。

「應否加入德義軍事同盟，已成了敵國最感頭痛的問題。綜觀敵國一般輿論，大都是反對捲入國際紛爭的漩渦的，它不惟不敢與英法為敵，對蘇聯也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本文所舉之反對參加德義軍國同盟的理由雖然有些牽強不敢揭破倭國苦惱，然而由此也可以看敵國輿論的一般。」

譯者

Herbert Agar 著
張鳳儀 譯

誰是愛好和平和誰是侵略的國家。

其他的一個事實，是一個有力運動由上院策動起來——領導者是佛萊得——，這個運動的目標在改訂魯德諾（Ludlow）憲法修正案。這個修正案規定：除非美洲的一國遭受直接攻擊時，議會未經國民總

複決，不能宣戰。贊助這個修正案的人相信它是保障美國孤立主義的最好方案，因為它會阻止政府的行政人員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假使行政部無權對他國宣戰或者最低度對愛好和平國家給予特殊的援助，很顯明的行政部對歐洲事務就不會發生影響了。照孤立派上院議員的看法；美國少管歐洲閒事，美國就也很少捲入歐洲戰爭的漩渦了。

要想知道行政部和立法部意見的分裂，那就得注意行政部是更具有世界動態的正確認識；而立法部多明瞭國內情況正確的演變。一年中每天關於世界動向的情報，都投入國務院去。而一年間上院議員每天都在體會美國人民的輿論。這兩種政策大概就代表兩種敏覺的事實吧了。

假若除世界局勢而外一概他事不顧的話，美國最好是採取強硬外交政策。假使除注意自身公共輿論以外他事毫不考慮的話，美國必得要民主化去採取一種退讓外交政策。因為兩方面事實要同時考慮的關係，所以某些時間美國就沒有確定的外交政策。舉一個例，假使美總統努力想廢止中立法案，而上院議員却提出批決魯德諾的憲法修改案來。美國外交政策是什麼呢？人民會同時表示贊助採取積極參與世界政治和袒護退出世界政治舞台兩種相反的態度。

美國支持國務院的力量是那些呢？那些又是支持上院孤立派議員的力量呢？作者去年在美國全部四十八州中的三十八州演講美國外交政策，根據這個經驗來預測，我貢獻下述的估計：

大部份報紙，包括分佈在全國各地域，都傾向同情於政府的積極政策，不贊同孤立派的主張。這些份子也確是美國公民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但一大部份持有價證券的中等階級，不拘是鄉村和城市的，都是孤立派。這些人物，在大西洋沿岸佔少數；在西部數目較多，而大本營却在西南部。當作者寫這篇文章時，曾親身往美國西南部作兩星期的週遊。在 Texas 州，和 Oklahoma 州，作者相信農民和工人差不多完全反對美國沾惹着歐洲的禍亂。他們認為那不干美國的事，不論中歐那個把那個的什麼偷掉。他們懷疑法國和英國民主觀念的實力，所以他們傾向要消滅保衛民主政治是美國的義務的這套論調。他們更

美國外交政策的真締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E. Lindley 著

張鳳儀譯

羅斯福總統事實上還沒有對上院軍事委員會申述法國是美國的防綫；但是他似乎正在這樣執行他的政策。不管陸軍部的反對，總統允許給予法國一個特惠。他授權於一個法國空軍部代表團，視察至少一種新設計的美國軍用機；這種飛機是美國陸軍部都畢竟還沒有採用過；而視察的觀點又是急於要讓法國去購買的。缺少這樣的特別授權，法國要想使用這種飛機，就得讓美國陸軍部廢棄不用或者等美國使用了一年後，方而辦到。

由此可以看出這並並不是一件普通的商業交往，如同英國，荷蘭和許多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軍用機那樣的性質。

羅總統顯然不能對這些措施，作些閃爍的遁辭的，在他向上院軍事委員會的談話中，堅持給予歐洲民主國家重整軍備的一切可能的援助。

因為外交政策會引起爭辯，因之自當發言人就得克服責難：確認總統是接近報告的，這種報告除非他傳播在可信的談話上，是不能向民眾甚至議會公開發表的。經過總統支配下的各種機構，他自然得到很多不能向外界公開的報告。作者認為這些報告的內容很容易的敘述得言過其實。美國海外使節傳來的消息通常是矛盾的。牠們是遠比美國報紙海外通信員的消息要來得遲滯和不明朗得多。甚至就是一個報告的事實是沒有爭辯的了，但是國務院的專家們對於它的重要性，還是有很大差別的意見。

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是不能由每天接到的報告來決定的，姑無論這些報告的正確性如何，那必得基於美國在世界上所負正當使命的觀念而定。那些相信美國所負的使命是在維護世界任何地方的正義，打擊霸道，反對任何侵略者，擁護國際道德的人士們，主張美國應採

相信即使歐洲毀滅，美洲合眾國仍可以存續和繁榮的。

在美國有一羣通常被遺忘的人，他們份子的大部份是實際鼓勵戰爭的。作者是指失業工人而言。過去兩星期在西南部的旅行，作者曾和許多被新用曳引機後失業出來的農場工人談話。半數以上的他們都講道他們最希求另一個戰爭來拯救他們和他們的家屬。他們對於戰爭無用的論調，是不感覺與動的。他們沒有發見今日的世界是光明的，他們懷疑到即使再來一次戰禍，世界又會壞到什麼地步。

由一個下面表列最近投票統計的數字，可以消除作者主觀的論斷。百分之七十六的人民投票贊成在戰爭時期，售賣糧食給英法兩國，又百分之五十二也贊助軍火和軍械給他們。但另外一方面，所有投票數百分之十七，願意給英法以軍事的援助，而百分之五十五却贊成魯德諾的戰爭人民總復決修正案。

不帶孤立的實力怎樣？——這種力量的雄厚，若果任何人只和明達人士接觸和閱讀第一流報紙，就會把它疏忽的——美國輿論確是走向採取強硬外交政策的方向。羅斯福總統正利用領袖全力來加速這個動向。他似乎無保留的採取這樣理論，美國援助英法抵抗法西斯主義進一步的侵略，是有重大利益的；此外也抱定同樣的見解，認定假使世界完全被法西斯暴力政治和物物交換貿易所統治的話，美國採行制度的生存權就要仰他人的鼻息了。

假使希特勒繼續更惡劣的行動做下去而且顯示一天天的強大起來，羅總統大約就會順利地獲得多數人來擁護他的外交政策了。但是這個臆斷，須要法西斯的威脅繼續西進去攻擊英法兩國。設若意大利向法國的要求能夠多得到一個解決，同時設若希特勒顯露纏綿於東進的陷阱中，作者認為美國人民就不致為拯救所謂民主方式的生活而發生援助歐洲的興趣了。那種興趣完全是今日兩大舞台主角聯合工作的結果，希特勒事事激怒美國人民！而羅斯福却要完全泯滅每一個新興純粹的罪惡。

總結來講，作者認為預測美國外交政策最妥當的看法是：假若德國在最近將來會挑動一個新的世界大戰，美國人民基於現狀購買及自

偏袒一方的外交政策。有一些相信美國的正當使命僅在保護其自身和中美美的隣邦的人，主張另一種外交政策。

總統從沒有明晰的陳述過採取那種政策。他愈發有時的談話，似乎偏於某一種政策，但有時似乎他又傾向其他的政策。國務院的聲明好像也是一樣的混亂和矛盾。

發言的不一貫，一部份由於欲想使行政當局的外交政策，獲得極大的可能贊助。行政發言人把口號和行動混為一談，就在打算使孤立派和國際派都感覺滿意。然者目前羅斯福總統則已大大傾向於國際派，甚至於可以說到干涉派那裏去。

多數美國人不會相信別些國家採取政府組織的形式會引起他們很大的關注。就拉丁美洲關係而論，美國抱定任何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她國內的事務。美國和拉丁美洲國家的邦交睦篤，但這些國家民主政治只能從想像的篩罈中去找到。講到歐洲民主政治毀滅，美國民主制度就不能存在的這種觀念，在多數的美人看來，是太薄弱和敗北主義的了。當美國的前輩制定聯邦憲法時，並沒有缺乏這種自信心呵！

美國對英帝國的興趣，並未基於大不列顛的政府組織；但却基於兩種顧慮：等一、英帝國沒有帶着違害美利堅國防安全的野心；其他的一點是假使英帝國崩潰的話，美國就必得處理很多嚴重的問題了。假使英帝國海軍被殲滅的話，美國就得遭遇着自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樣對於西半球海軍可能的威脅。美國必得建設超過目前造艦計劃範圍的海軍。那時美國或許還得防禦澳洲，新西蘭或南非聯邦了。

除了英國海軍實力減滅以後，那就會有另外的可能，要使美國感覺麻煩。由一個像今日具有侵略擴張力量的納粹德國看來，美利堅自不得對她漠不關心的。美國對德國殖民地的要求，有深切的關懷。德國在非洲西岸或在 Cape Verde 島設置海軍根據地，就要增加防禦南美經費和造成軍略上的困難。德國在阿爾斯 Aors 格林蘭島或冰島的海空軍根據地，也使美洲引起嚴重的注意。處現行局面下，美國認定一個侵略擴張的國家，在任何上述地方建立軍事根據地，都是一種敵對行動。

只要德國向東歐推進；只要德國仍限於是歐洲大陸的陸軍強國而

已運輸原則，就得把軍火及糧食供給英法而拒絕供給獨裁國家。英法兩國絕不致認這種政策是一種重大的誤讓。然而孤立派的美國人却當作是一個謬步的。他們相信販賣貨物給交戰國的一方——允許美國經濟為歐洲戰爭需要的關係再度牽連進去——；美國就冒着捲入戰爭漩渦的嚴重危機了。他們更相信假使美國參加另一個世界大戰的話，那歷美國民主政治的命運，至少要倒退一世紀，但是美國孤立派的這種頑固態度，終究會逐漸改變的！

無聲無嗅的日本天皇

周莘農譯

「知已知彼，百戰百勝，」這是戰爭中

聖不可侵犯的天神！

不朽的名言，所以自從我國抗戰以來，

說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確也有幾分道理

各種刊物上載着關於日本軍政或經濟

，他比一國元首的地位還要高，他即是國家，

有關的文章，如「敵寇軍力的新估計」

篤，可謂在現代政治中所稀有的現象，日本羣

「日本物資總動員與其影響」及「日本

衆雖然如此敬愛他們的天皇，然而從來也沒有

政治新動向」等等，而對於這敵國號稱

機會可以見到他，每次天皇出外，沿路經過的

元首·神聖不可侵犯海陸空軍大元帥的

所有的百葉窗和竹籬都要蔽遮起來，禁止人羣

天皇，竟沒有隻字的記述，記得自從杜

瞻仰他們敬畏的天皇，祇有幾個胆大的人們才

重遠先生主編的刊物上發表一篇閑話皇

敢在百葉窗的縫中偷窺，東京警察局要計劃建

帝後，竟因此吃了一場官司，坐上好幾

築的高入雲端的瞻望台所以至今尚未動工建築

個月牢監，以後無人敢提了，本文係譯

，其原因即恐在這高樓的窗口能看皇宮中的

自美國本年三月份出版的 Readers Digest

御花園。

雜誌上，作者 John Gunther，記述詳

日本人民永遠也不敢說出天皇的姓名，他

們盡力避免去提到他，如果必須要講到他，則

可以「聖帝」或「上帝之子」來代替，天皇是

日本整個國家命運的活的標記，要知道日本的

命運即是大部份亞洲的命運呢！

用敢將全文譯出，以公國人。譯者註

日本人民永遠也不敢說出天皇的姓名，他

是神通廣大三頭六臂的人物，他和我們一樣要

飲食，睡眠和休息，他是人生下來的，同時他

也能產生後嗣，但是日本人竟將他視為一個神

命運即是大部份亞洲的命運呢！

沒有變做一個海軍國家；只要日本盤據亞洲大陸而沒有在太平洋方面向海洋南進和東進的話，美國還不至覺得十分的焦慮。

法國是美國的防線底說法，是因為法國是英國的同盟。多數美國人對這個問題就會發問：「英國海軍對於我們有多大的代價呢？」「我們限制納粹勢力在歐洲大陸又對美國有多大代價呢？」那是當然有代價的。問題的困難是不能有明確的估計。在一九一七年甚至在美國對德國宣戰以後，國內仍普遍預計美國只應對英法協約國給予財政和海軍的援助。接着又認為美國應派遣足以表示支持英法立場的少軍數隊。結局美國訓練和運輸巨額遠征軍橫渡海洋去作戰的。

現在的昭和天皇(Mitsuhito)是日本第一百

二十四代的嗣繼皇位者，他生於西歷一九零一年在東京，今年才三十八歲的壯年人，幼年時讀了教師在家中唸書，稍長，入貴族學校，他曾經到歐洲去旅行過一次，在西歷一九二二年，他被任為攝政者，及至西歷一九二六年，他的父親死了，於是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接了帝位。

日本經過了二百五十年的閉門自守拒絕和他國往返的生活後，乃有西歷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於是日本從孤獨的環境中又躍進世界政治的舞台上。他的飛躍的進步和興盛，實為有史以來所稀見，明治維新在日本歷史上是劃時代的過程，自從那時到現在，共有三個皇帝，明治即是現在天皇的祖父，他統一了藩屬割據的局面，將日本從封建的制度中拔出來，明治自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一年，共統治日本足足有四十四年，他的兒子即是現在天皇的父

，乃是康祿之輩，無足多述。

昭和的家屬來源淵遠，我人一直可從他起追溯到西歷紀元前二五九九年至六零年，日本第一個天皇是神武，他據說是日本開闢天祖太陽神的第五代後裔。

日本的朝代一脈相繼，中間從未更變，在以前日本的天皇沒有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其目的在使子孫繁盛，不至中途乏嗣，經過多少的朝伏，日本天皇只是傀儡，本人沒有絲毫實權，可是專權的藩臣沒有一個敢叛逆的。

與都 (shinto) 是日本普遍信仰的宗教，這宗教的中心思想是什麼，頗難明瞭，牠的特點即包含着祖先崇拜及愛國主義，所有的日本人民都是太陽神的子孫，全國本是一家，天皇即是他們這大家庭的家長，在日本萬神譜上總計有八千萬神，在戰爭中每一個兵卒要是死於戰場上即將其牌位放入神龕中，代代爲其子孫所膜拜，雖不成爲眞真的神道，至少也是他們宗教中的木偶刻之一。

自從一八六八年明治復興以來，日本的宗教漸與政治渾合，政府極力提倡這個宗教，俾使這不可分裂始終統一的宗教思想深入民心，以固穩全國；人民愛國情緒，天皇的神道化，足以供給那握有統治權者爲政治上的爭鬥利器。天皇現住在東京中心的閒有達皇宮 (Kyūjō Palace) 建築雖不偉雄，確也是富麗堂皇，四周繞以青松綠草，更覺美觀，惟門禁深嚴，除了三四個大臣及外國貴賓任何人亦不能進去。

天皇的職務頗爲簡單，每年已故軍人葬埋的神廟中去祭一次 (Yasukuni Shrine)，陸軍學校及海軍學校畢業典禮時前去主持，國會開幕時去作一簡單訓詞，他尙要接見各國大使，遇到陸軍的領袖或有相前去商議國家大事，他也

不過聽聽他們的報告而已。

目下的天皇每晨六時即起，很早的就退休到內官去了，煙酒不入到是很好的習慣。幼年時身體頗脆弱，但現在據說很強壯了，他能打網球及哥爾夫球及騎馬，游泳則甚精，他是一個思近視眼的人，這幾乎每個人都知道的有一個很奇怪的規定即天皇的衣服，從來也不准穿第二次的，即使襯衫也如此，凡穿過的衣服他即賜給手下的臣子，莫不視爲珍品，天皇出人警備甚嚴，沿路經過的地方，皆派密探監視。

天皇幼年頗聰明，據說童年時喜讀伊索寓言這本書，在十歲前他已能仿照伊索寓言的格式寫成文章，在西歷一九二一年他放洋到外國去，這在日本二千五百年的歷史上，太子出洋，這是創舉。

天皇好讀書，頗勤奮，迄今猶然，他最喜歡海洋動物學及研究拍照，現在每天請博學鳴儒入宮教他文學及經濟學，他的教師的姓名及所教的內容絕對秘密，無人能探聽得到。

以前的天皇的婚姻，沒有一個是講自由戀愛來的，目下的天皇確是例外，他在某次宴會上遇到了拿加可公主 (Princess Nohko) 即一見傾情，惟依照日本一千三百年的傳統習慣，太子配親務必在宮廷舉動這一族內去找的 (Fujiwara Family) 故當時頗受各方反對，但是他們仍很順利的結婚，現已生育六個孩子，頭四個都是女孩，但在西歷一九三三年却生了一個男孩，於是普天同慶，旋即冊封爲太子，(Crown Prince Akihito)。

日本雖稱爲君主立憲的國家，依照一八八九年頒佈的憲法上規定，天皇權力遠超其他君主立憲的國家，他統攝全國海陸軍大權，他能宣布召集國會及延期或閉會，他可以對意外事態下之立法予以否決，他可以將全部憲法攔置

在旁不理。

但是有一點在日本是特別的，即天皇本人對於政治應取不問不問的態度，他應該站在政治的外圍，例如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廿六日軍事法西斯蒂的武裝叛變幾危害整個國家的生存，那時大家以爲天皇必出而有所舉動，而事實上他竟是無聲無息，日本就在這個矛盾情勢下統治着，日本的憲法法是依藤博文聽取了德國首相俾士麥克的忠告而起草的。這種憲法如果遇到英明的天皇，他可以成爲法律上許可的獨裁者，而事實上日本的天皇都是庸碌無能之輩，所以雖說『天皇即國家』，而國內一切軍政都是借了他的名譽而行之。

與天皇接近的人中有二個人值得這裏一提的一個是西園寺，一個是樞密院院長平沼騏一郎，西園寺是碩果僅存的元老，元老中除了他都死完了，也不再選擇他人升任爲元老了，西園寺生於一八四九年，做了三任首相，他自從封建時代到了這二十世紀的新時代，資格不能說不老，然而日本人不喜歡他，說他太民主化了，雖然現在遇事還聽他的商酌，而他的建議已不大生效力了，希勒納島公爵是一個極端右派的國家主義者，他以爲目下日本急進政策是對的，並且他主張在遠東實行成功後，再推行之於全世界，他於本年一月四日被任首相，事前天皇曾徵求西園寺的同意，在過去的十年中，他本早可升任首相了。皆爲西園寺堅決反對而未成事實，可是現在情況不同了，軍閥之勢焰已高漲到頂點，這個碩果僅存的元老，也祇得無可如何地屈服了。

廿八年四月廿九日譯於雲南蒙自甯靜齋

F 調
4/4

送 出 征 將 士

塞克作詞
綠汀作曲

mf

6̣ 7̣ 1̣ 1̣·7̣ | 1̣·7̣ 6̣ v 1̣ 7̣ | 6̣·7̣ 1̣ 2̣ 3̣ |
 敵 人 瘋 狂 的 侵 略 逼 得 我 們 不 能 翻

3̣ — v 3̣·3̣ | 6̣ 6̣ 5̣ — | 5̣ v 4̣·4̣ 3̣ 3̣·2̣ |
 身 多 年 含 垢 忍 辱 積 成 今 天 的

1̣·2̣ 3̣ — | v 0 2̣·3̣ 4̣ 7̣·2̣ | 1̣ — 7̣ v 0 7̣ |
 仇 恨 四 萬 萬 人 的 眼 睛 都

6̣ 4̣ 3̣ 2̣·3̣ | 1̣ 7̣·1̣ 6̣ — v | : 0 5̣ 5̣·5̣ 5̣ — |
 盯 住 民 族 的 仇 人 上 前 綫 去

0 4̣ 3̣ 4̣ 5̣ 6̣ 4̣·5̣ | 6̣ 5̣ — v 4̣·4̣ | 4̣ 3̣·2̣ 1̣ 7̣·1̣ |
 爲 民 族 抗 戰 的 鐵 軍 粉 粹 強 盜 的 傀 儡
 奪 回 我 們 的 工 廠

3̣ — 2̣ v 6̣·6̣ | 5̣ 5̣·4̣ 3̣·2̣ 1̣ 2̣ | 3̣ — v 5̣·5̣ |
 政 權， 擊 毀 強 盜 的 侵 略 陣 營， 熬 着
 由 園， 奪 回 我 們 的 都 市 農 村， 咬 着

1̣ 7̣·6̣ 5̣ 4̣ | 4̣·3̣ 2̣ v 6̣·6̣ | 5̣ 5̣ 6̣ 5̣·3̣ 4̣·2̣ |
 苦 難 抗 戰 到 底， 勝 利 早 晚 屬 於 我
 膾 關 向 前 挺 進， 雪 洗 四 萬 萬 人 的 仇

1̣ — 0 : ||
 們
 恨

棄文就武

漢子



新動向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 新動向社

發行人 雲南日報社

印刷者 昆明青雲街朝報印刷廠

通訊處 昆明市文廟街 新動向社

訂閱價目 國內與香港：全年國幣二元，

半年國幣一元一角。國外：全

年美金二元。郵費在內。每期

零售國幣一角

本市代售 正中書局、世界書局、生活書

店、大東書局、及其他各書店

重慶 武庫街一〇號讀書生活出版社

請看

—雲南唯一大報—

雲南日報

言論正大

消息靈通

報道正確

紀載翔實

編撰精彩

版式美觀

銷數最多

廣告效大

社址雲南昆明市文廟橫街東口

零售每份國幣四分	本市	本報 價目
外埠郵費照加	一月國幣一元 半年國幣五元五角 全年國幣十元五角	